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京口耆舊傳卷一至三

詳校官侍讀臣陳萬青

刑部郎中<sub>臣</sub>許兆椿覆勘

膳錄監生<sub>臣</sub>卞爾巖

膳錄貢生<sub>臣</sub>劉錫珪

膳錄監生<sub>臣</sub>黃維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七

京口耆舊傳

傳記類三

總錄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京口耆舊傳九卷不著撰人名字

明楊士奇文淵閣書目焦竑國史經籍志皆

載其名亦不云誰作考書中蘇庠傳末云予

家世丹陽先人知其狀為詳又從其孫嘉偕

家傳則作者當為丹陽人庠卒於紹興十七

年而作者得父其孫則當為南宋末年人也  
其書採京口名賢事蹟各為之傳始於宋初  
迄於端平嘉熙間其中忠烈如陳東經濟如  
張慤張鎮湯東野劉公彥風節如王存王遂  
蔣猷劉宰文學如沈括洪興祖書畫如米芾  
父子雖皆著在史傳而軼聞逸事則較史為  
詳至湯東野傳稱明受赦書至東野謀於張  
浚欲匿赦不宣而宋史浚本傳稱浚命守臣

湯東野祕不宣其說互異証以劉宰漫塘集  
湯侍郎勤王錄跋乃與此書所載合則足以  
訂宋史記錄之悞漫塘集稱陳東於欽宗時  
凡六上書高宗時凡四上書宋史東本傳第  
云於欽宗時五上書高宗時三上書證以此  
書乃知宋史有據漫塘集為傳聞之訛王鞏  
甲申禘記謂陳亢以熙寧八年生廓與度證  
以此書廓中熙寧九年進士則距生歲止一

年度中元豐二年進士則距生歲止五年尤  
足以糾小說附會之謬如此之類不一而足  
蓋是書體例全倣正史每為一傳首尾該貫  
生卒必詳與諸家禡說隨筆記載不備端末  
者不同故事實多可依據於史學深為有裨  
文淵閣書目載是書不列卷數經籍志則作  
四卷今據永樂大典所載裒合成編釐為九  
卷考宋史地理志京口有丹徒丹陽延令金

壇四縣神宗熙寧五年改延令為鎮併入丹陽則所存者僅三縣而此書吳致堯傳其人在宣和之季乃仍稱曰延令人蓋沿襲舊名偶然失改猶漢高帝十一年已改真定為東垣而南越王傳猶稱尉佗為真定人史氏駁文不足為據今仍以三縣分隸庶從其實至於諸書所載互有同異則併附載各條之下以資考證焉乾隆四十六年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

臣紀昀

臣陸錫熊

臣孫士毅

臣

總校官

臣陸費墀

總校官

臣

陸

費

墀



欽定四庫全書

京口耆舊傳卷一

刁衍

子湛孫約等

陳升之

子閔閔等

陳汝真

子龍輔等

柳況

豐有孚

弟有章等

葛良嗣

焦千之

沈括

刁衍字元賓丹徒人祖禮遇亂自上蔡徙居宣城父彥能仕江南因徙昇州後從徐知諫於潤州樂其風土至李氏時為昭武軍節度使賜田京口遂家焉衍在江南

以父任為秘書郎集賢校理以文翰入侍李煜常令直

清輝殿閱中外章奏

原註李後主少時遣人于廬山精舍擇輿塏地為精舍極一時林泉

之勝既成命宮苑使董源以澄心堂紙寫其圖來上既即位以精舍為開先寺以圖畫賜刁衍藏於家蔡天啟

之子佑猶  
及見之

江南平從煜歸朝授太常寺太祝病免太平

興國中李昉扈蒙在翰苑勉其出仕得知睦州桐廬縣  
會詔羣臣言事衍上書諫用刑請詔天下悉禁五代以  
來淫刑酷法非律文所載者巡檢使臣所得盜賊亡卒  
並送本部法官訊鞠無得擅加酷虐古者殺姦凶於四  
裔今遠方囚人盡歸象闕配役諸務非便自今外處罪  
人勿許解送上京殿前引見司鉗黥法具並付御史廷  
尉獄勅杖不以大小並付有司或出中使或命法官具

禮監糾以示聖皇明刑謹法之意皆見施行再遷大理  
寺丞獻文詔試授殿中丞通判湖州上疏請定天下酒  
稅額修郡縣城隍條約牧宰除兩浙丁身錢禁汴水流  
屍凡五事俄知婺州遷國子博士移光州轉運使狀其  
績優詔嘉獎徙知廬州真宗即位上疏請開諫諍之門  
塞讒佞之口無以血氣方剛而惑於聲色無以春秋  
盛而耽於逸游案李燾續通鑑長編載此疏作無以春  
秋鼎盛而耽於逸游無以血氣方剛而  
惑於聲色與此書互有倒置代還案續通鑑長編載行于至道三年  
九月上疏疏中語與此書所載合

惟彼標云比部員外郎刁衍上疏考之此書則衍於是時猶未為比部方由光州轉徙廬州因上疏乃更廬州代還獻所著本說十卷得以本官為秘閣校理出知潁

耳州入為駕部員外郎

案宋史本傳作入為比部員外郎與此書所云駕部互異

賜金

紫改直秘閣充崇文院檢討時杜鎬陳彭年已為檢討

衍辭詔許解職判三司開拆司預修冊府元龜加主客

郎中丐外得知湖州轉刑部郎中歲滿復預編修大中

祥符六年書成

案玉海載冊府元龜以大中祥符八年十一月乙丑上此書云六年成與玉海

互轉兵部郎中暴中風眩真宗遣使馳賜金丹不及卒

年六十九衍始仕李氏貴盛歸朝以純澹夷雅知名交

道崇篤士夫推之所為文有野編二十卷子湛孫約

原注

按國史刁衍昇州人父彥能偽唐昭武軍節度使南唐書彥能上蔡人徙宣地王介甫刁真部墓誌稱衍墓江寧牛首之北真部墓丹徒遂為丹徒人張安道刁刑部墓誌又稱其先渤海人自晉以後居丹陽未知孰是以彥能常從徐知諫於潤又張安道刑部墓誌後有昭武賜田一節知其來居京口蓋自是時又今傳所述履歷皆按墓誌而歐公嘖景純書稱刁丈內翰平生坎軻數年以來方便亨塗其去大用尺寸間爾墓誌所載即不曾掌文翰晚節乃居閒十六年亦為可疑○案王安石集刑部郎中刁君墓誌銘稱君曾祖嘗節度昭信軍卒墓昭信城南則彥能也皇祖以尚書兵部郎中直秘閣卒墓牛首山則衍也皇考以尚書屯田員外郎卒墓丹

徒故君為丹徒人然則墓誌乃謂虞部之父已葬丹徒故虞部遂為丹徒人非自虞部始葬丹徒也此註謂虞部葬丹徒遂為丹徒人與墓誌文義不同

湛咸平三年進士及第以儒術發身長於吏事初授大理評事知宣州宣城縣秩滿遷大理寺丞監興國軍大冶縣茶場兼知縣代還遷殿丞知潮州真宗東封遷太常博士國朝封贈之典在具慶者恩不及亡母東封告成肆大胥妻已喪者得叙封時湛母徐已死上章以謂妻以簀箒之舊尚蒙封邑之榮母以劬勞之恩不及漏

泉之澤教化之本輕重未安朝議然之故徐氏封高平  
縣太君士大夫父在而封及亡母者自湛始祀汾隄遷  
尚書屯田員外郎在朝叅嘗錄囚於糾察刑獄司其具  
獄當五囚重辟湛閱案原情理出四人會京府司錄闕  
政府以湛名聞真宗指之曰此近嘗錄囚而活人者耶  
是此選遂授開封府司錄軍巡有重囚久已抵調案抵調二  
字出說文淩水紀聞載鄭俠上疏連及王安國自陳無  
此詣臺司引俠使證之俠見安國笑曰平甫居常自負  
剛直議論何所不道今乃更殺小人欲  
為抵調耶抵調二字與此書可以相證不承京尹請讞



上記前事特以召湛意欲有所平反湛得其情因即服罪上猶欲原減湛不可竟按誅之其持平如此丁外艱服除通判越州會闕守攝州事時境內大蝗湛潔齋致禱翼日迅雷烈風蝗溺於江人以為精意所感郡城溝瀆久塞湛率衆疏鑿引湖水周流城中俗大便利及被代百姓遮留不忍其去遂圖形承天寺中歲時奉祠遷都官知廬州徙壽州課最召還授荆湖北路提點刑獄仁宗登極遷祠部郎中徙夔州路轉運使屬施州洞酋

田彥稠彥晏干恩典不遂即率宗黨破寨柵殺吏民

燒官舍保險為邊患

案宋史西南溪峒諸蠻傳云乾興初順州蠻田彥晏率其黨田承恩

寇施州暗利若不著彥稠之名此書亦不著承恩之名與宋史互異又宋史但云乾興初此書系其事於仁宗

登極以後考仁宗以乾興元年二月戊午登極與宋史可以互證

朝廷命將出禁旅討

擊彌年無功詔湛招輯會彥稠死蠻有善意而武臣欲

自為功拒不納命疲於調輸湛密疏請罷兵詔以兵屬

湛湛與蠻約親出野與之軟血立誓黔中遂安

案宋史西南溪

峒諸蠻傳但稱夔州發兵擊之俘獲甚衆明年彥遷刑晏納款據此書則彥晏納款實湛之功宋史闕書

部丁內艱服除授三司度支判官閱歲請舒州以疾丐

閒徙黃州再請分司西京遂歸老

案宋史刁衍傳稱衍子湛登進士第刑部

郎中據此書湛徙黃州之後分司西京乃歸老則不以刑部郎中終也與宋史小異湛有風鑒識

歐陽公修於未遇故湛之亡修以書唁其子約叙受知

之早且言後雖有智者皆莫之先恬於榮利昭武賜田

甚廣自行在時以貧質於鄉人田沃衍歲入視他田倍

蓰或勸湛贖以自業湛曰田誠美然鄉人致力亦勤矣

何可驟奪因焚其質劑分務退居諸子從官便郡更相

迎養以致其樂澹乎自適凡十有六年次子約知婺州

扶侍之官卒於錢塘實皇祐元年享年七十有九范公

仲淹時守錢塘

案范仲淹傳但云尋徙杭州未著出守之年宋名臣言行錄稱皇祐二年仲淹

領浙西據此書則皇祐元年已守錢塘可與二書相考

資其喪歸

約字景純少有盛名擢天聖八年進士第為諸王宮教

授時南班之制未立宗子非遇殊恩無遷官法景祐中

宗室欲緣大禮推恩命約草表丞相王公曾愛其文詞

遂得旨有南班之授宗室以千緡謝辭不受實元中入

為館閣校勘慶厯初與歐陽公修同知太常禮院其冬

又與修等並為集賢校理管當三館秘閣四年坐蘇舜

欽進奏院祠神飲酒事出通判海州

案宋史蘇舜欽傳稱進奏院祠神舜

欽與右班殿直劉巽輒用鬻故紙公錢召會賓客王拱辰諷魚周詢劾奏坐除名凡同會被逐者皆知名士又考九朝編年被逐者王洙呂臻章岷江休復宋敏求吳益柔及刁約可與此文相證奉親以行作

戲綵亭邦人榮之李清臣賦詩所謂傳聞綵服朱顏客

已作金章白髮翁蓋以屬約皇祐中仍以校理權吏部

南曹尋為開封府推官至和中溫成皇后上仙約以厚

葬為非未奏疏為內臣所白出提點京西刑獄時知太常禮院校理吳充鞠真卿皆以議溫成事黜時論然之

太常丞直集賢院馮京上言三人者不當去亦坐落

案

史及東都事畧馮京傳但稱吳充以議溫成事被黜馮京論不當黜者亦只充一人宋陳均九朝編年亦只及吳充及鞠真卿而不及刁約此書著約及吳鞠三人與諸書互異同修起居注嘉祐初

還朝判度支院假太常少卿直史館使敵歸塗戲用契丹足裂貌狸等為詩雖一時諧謔亦為當世傳誦還判度支院四年出為兩浙轉運使還判三司鹽鐵院出提點

梓州路刑獄八年再判鹽鐵院遷戶部

案元至順鎮江志于轉運兩浙

之後知揚州之前不書判三司鹽鐵院提點梓州路刑獄及再判鹽鐵院遷戶部等官與此書詳畧互異治

平中出知揚州移宣州熙寧初判太常寺議講讀官當賜坐與呂公著等合後雖不行識者是之約性殷勤篤至急人之急甚於已私在京師賓客無貴賤少長有謁必報日不足繼之以夜故館中頗有走馬多羅之謂而約實未嘗一登權要之門故同時輩流躡進驟遷而約獨四十年周旋館學天下士無問識不識皆稱之曰刁

學士而一世名德相望前後如范公仲淹歐陽公修司馬公光王公安石王公存蘇公軾皆愛敬之其告老而歸存以詩送之曰平生胃懷寫風義往還不論賤與貴騎馬都城四十年未嘗一毫為身計比其死也軾哭之以詩曰平生為人耳自為薄如縞安石祭之以文亦曰坦然制行之平裕然與人之周既貴賤以同觀亦始終以相侔蓋實錄云約家世簪纓故所居頗有園池之勝至約更葺園曰藏春塢塢西臨流為屋曰逸老堂又西



有山阜植松其上曰萬松岡凡當世名能文者皆有詩  
故藏春塢之名聞天下約從容里閑年八十餘元豐五  
六年間卒兄繹擢天聖二年進士第授太常博士歷仕  
楚蜀最後通判揚州卒王安石時簽書淮南節度判官  
廳公事有祭文弟紆字公綽即約使北回寄南徐二弟  
詩中所謂族推公綽最溫良者紆字經臣以父蔭入官  
由戶掾歷佐幕府

集歐陽修有贈刁推官紆詩則知紆曾為推官可與此書相證范公

仲淹歐陽公修皆有贈送之詩

陳升之本建人國史有傳墓在縣之五州山

案嘉定及至順鎮江

志皆云升之自建來居丹徒考宋名臣琬琰錄升之本傳稱丹陽居第壯大踰制則又似遷居丹陽者可與二

志互証

二子閱閱皆以父任閱終宣義郎無子閱終大理

評事子憬以祖恩授承務郎亦早卒以從姪鎮為嗣終

宿州符離知縣三世並祔葬五州升之自建來居從子

豫及禧實與俱來豫以升之廢終中奉大夫四子机楠

最知名机知信州劾秦檜妻黨王仲山坐廢檜死起知

楚州將漕淮南終知衢州楠為韓世忠軍叅謀凡世忠

出師擁皆在行積功為右文殿修撰敷文閣待制卒三

子官皆至陞朝禧之弟出繼升之後即鎮也再傳而絕

命他族人為繼又再傳而絕今繼升之後者禧之曾孫

應岍之子箕

案宋嘉定鎮江志禧之孫雅言雅言之子歷應岍箕應岍之子

陳汝奭字公武丹徒人自泉之晉江來居即三司戶部

副使詒之姪用詒恩補太社齋郎景祐中擢進士第

案元

至順鎮江志作寶元元年登進士第

嘗以文謁范公仲淹奇之時光祿卿

胡楷屬仲淹擇壻仲淹言無踰汝奭者遂壻胡氏為睦

州遂安令繩豪民楊氏以法縣以大治改秩知眉州眉山治有能名民歌之曰明月皎皎洞毫釐兮陳公之政不可欺兮於時嘉州不治部使者張公捩檄汝真攝通判將使正郡守及其屬之罪汝真到郡得守之過即諷使自改事有當行亦白守行之郡以大治而守若屬皆得善去眉山士民請于使者寧毀吾廬毋奪吾父使者以益州交子務出納叢雜舉為監務益帥張公方平薦之通判鄆州鄆守吳公奎亦薦之選知秀州求省松楸

得知邵武軍除知海州以歲饑不俟報發廩賑民為監  
司所奏汝奭亦上章請以身坐毋及寮屬朝廷嘉之置  
不問毋憂去官汝奭性恬靜自熙寧初官已至太常少  
卿不求遷者十五年及是嘆曰仕本為養養不及矣何  
以仕為除喪乞分司西京遂告老時年六十五居閒日  
以飲酒賦詩為樂凡十有四年乃卒葬丹徒縣義里鄉  
之黃山中閒以覃恩及子封叙轉至太中大夫卒之前  
一日召子及孫戒以清白忠恕曰行此足以保家子龍

輔

龍輔字寶臣登嘉祐二年進士第為濟州司法衢州常  
山令改秩知開封府扶溝縣知興化軍袁州江州建昌  
軍秩滿遂不仕柳庭俊為撰墓誌稱其賦性寬明居官  
清謹恬於名利篤於孝養自莆田易守宜春時汝璵已  
休致氣體康強安車迎侍過晉江上冢人以為榮晚年  
集古今忠臣孝子凡修身治人可為法者總三十卷號  
曰傳家至寶以遺子孫其卒亦葬黃山孫孝友孝恭孝

威皆擢進士第孝友字恪仲終奉議郎孝威字德仲未  
改秩而卒孝恭字溫仲年十四入郡學十八貢太學有  
盛名宣和三年以上舍擢第為萊州膠水簿婺州兵曹  
掾改司理參軍監溫州天富監及永嘉鹽場改秩知宣  
之涇縣秀之華亭教授臨江軍除諸王宮大小學教授  
國子監丞丐外得知岳州卒于官為人廉謹死之日家  
無餘資葬金壇縣上元鄉之西張莊

柳況丹徒人擢慶歷六年進士第為陝西司理叅軍以

政績聞特改大理寺丞鄭獬當制其詞云本道使者曹  
元舉等言爾廉謹治官有善狀章下有司有司以為績  
效明白如章所言乃陞爾以廷尉丞爾其祇踐以稱懋  
功之意

豐有孚字實臣弟有章字漢臣丹徒人兄弟相勉以學  
有孚以學究出身歷知處州青田溫州樂清江寧府溧  
陽縣終虞部員外治家有法居官廉平可紀有章擢皇  
祐元年進士第終駕部郎中有孚孫漸字仲升登紹興



十五年進士第調主泰州海陵簿未上而卒淵字仲深  
紹興八年進士第主平江府長洲簿教授太平州改秩  
知平江府吳縣卒今城中諸豐皆其裔也

葛良嗣字興祖丹徒人王安石為撰墓誌稱其先家處  
之麗水父度支郎中源徙居明州之鄞死葬丹徒故為  
丹徒人博知多能數舉進士角出其上而刻厲修潔篤  
於親友慨然欲有所為以效於世年四十餘始以皇祐  
五年進士出仕州縣餘十年終於許州長社縣主簿興

祖於仕未嘗苟聞人疾苦欲去之如在已其所臨視雖細故人必以屬耳目者必皆致其心論者多怪之曰興祖且老矣弊於州縣而服勤如此余曰是乃吾所欲於興祖者夫大仕之則奮小仕之則怠忽不治非知德者也興祖聞之以余言為然安石又作良嗣挽詩云憶隨諸彥附青雲場屋聲名看出羣孫寶暮年曾主簿卜商今日更修文山川凜凜平生氣草木蕭蕭數尺墳欲寫此哀終不盡但令千載少知君子繫嘗知鎮江府蘊亦

擢嘉祐八年進士第云

焦千之字伯強丹徒人嚴毅方正歐陽公修敬待之常館修家累試不利修以書勞之其一勉之以孟子不動心之勇二則勉之棄去科場文字專意經術趙康靖公槩之守鄆修以書薦之云千之久相從篤行之士專心學古不習治生得招致鄆學不止千之可以自托其於教道必有補益亦為政之一端比修之守潁吕公公著適通判州事請於修延之教子公著去潁復携以歸修

以詩送之所謂焦生獨立士勢利不可恐誰言一身窮  
自待九鼎重有能揭之行可謂仁者勇呂侯相家子德  
義勝華寵焦生得相隨道合若膠顰者也公著之子希  
哲為長時方十餘歲承父母之訓肅敬天成千之不少  
假借小有過差即端坐召與相對終日竟夕不與之語  
希哲恐懼畏服千之方畧降詞色異時希哲德成行立  
為世耆儒家傳推本以為由千之化導之篤嘉祐六年  
諸路舉行義之士赴京師館于太學試舍人院賜出身

者七人

案九朝編年嘉祐六年五月授顏復等官先是諸路舉行義文學之士二十三人至者十六人

皆館於太學即舍人院試論策賜出身五人此書云七人與九朝編年互異

徐州顏復為首

千之次之為國子監直講熙寧初以蘇嘉對公試策論

時政之失千之與顏復等為考官

案九朝編年但稱顏復為考官不及千之

與此書互異

擢居上等直講蘇液以白執政千之與同列五

人俱罷以殿中丞為樂清令歐陽修貽書勉之云更當

屈伸取舍要於濟務蓋以千之剛方不能善事上官故

也八年知無錫縣是歲大旱運河涸用單鍔言車梁溪

水灌運河五日而通流舟楫無滯事見蘇文忠公軾錄

奏單鍰吳中外水利書軾有從千之求惠山泉詩正其

作縣時也

案蘇頌文集外制內有除國子監直講焦千之為大理寺丞勅一篇考之此書千之未嘗

除大理寺丞與頌集異勅內有云外內更試于今五年進躋卿寺之屬仍蒞師儒之班考此書千之既罷直講以殿中丞出為樂清令及無錫令證之勅所云外內更試則大理寺丞之擢當在出知外縣之後而勅題惟追湖國子直講蓋義主錄用畧其降官也與此書異同可以互考

沈括字存中杭人居丹徒國史有傳初括壯年嘗夢至一處登一小山花如覆錦而喬木蔽其上山之下有水

澄澈夢中樂之將謀居焉自爾歲嘗夢至其處後十餘  
年有道人為括言京口山川之勝且云郡人有地求售  
括以錢三萬緡得之後十餘年道京口至所買之地恍  
然乃夢中所游因號夢溪遂奠居焉括博學善文於天  
文方志律厯音樂醫藥卜算無所不通皆有論著居八  
年卒歸葬故里子孫猶家京口而夢溪他屬久矣





欽定四庫全書

京口耆舊傳卷二

米黻

子友仁

虞申

曾布

弟開從子統等

俞康直

王漢之

弟渙之等

許暘

孫蓋

都絜

楊樗年

張扶

弟瑾

吳交如

霍麓

田曉

姜謙光

劉偉等

米黻字元章自言黻即芾也故又作芾太原人其父嘗  
家襄陽未幾遷丹徒故國史書曰吳人其先以武幹顯  
母閭氏與宣仁后有藩邸之舊以恩入仕芾生而穎秀  
六歲日讀律詩百首過目即成誦刻意文詞不剽襲前  
人語經奇蹈險要必已出以崖絕魁磊為工作字遒勁  
晚更沈著雜有晉唐風流其畫山水人物自成一家尺  
縑寸紙人以為玩尤工臨摹至能亂真精于鑒裁一經  
品題價增數倍所與游皆一時名士元豐初以詩編贄

見王公安石安石摘句書之便面蘇公軾尤愛重之集  
中有睡起聞元章到東園絕句自嶺南歸至白沙絕筆  
也其往還尺牘有云嶺海八年念吾元章邁往凌雲之  
氣清雄絕俗之文超邁入神之字何時見之以洗瘴毒  
今真見之兒子于何處得寶月觀賦琅然誦之老夫卧  
聽未半蹶然而起恨二十年相從元章不盡其推重之  
如此補祕書省校書郎為含光尉知雍丘縣漣水軍使  
發運司勾當公事入為太常博士出知常州不赴奉祠

除知無為軍踰年召入為書畫學博士擢為禮部員外

郎以言者罷知淮揚軍彌年瘍生其首卒年五十七

案蔡

肇所作墓誌亦云卒年五十七宋史作四十九誤

葬黃鶴山詔賻其家百緡仍

官其子芾平居超然若不事事至官則率職不苟時亦越法有所縱舍家故饒財既仕悉以分族人所至喜登覽山川擇其勝處立宇製名來者莫能廢過潤愛其江山遂定居焉作寶晉齋聚法書名畫其中北固既火結庵城東號海獄日吟哦其間為京口佳絕之觀其風神

蕭散趣尚高潔雅不欲與人同故冠服效唐人所居輒置水其旁數潏以自潔其眉宇軒然進趨檐如音吐鴻暢望之皆知其為米元章也子友仁

友仁字元暉文詞書畫深得家法黃魯直贈以詩首句我有元暉古印章因命以為字陸沈州縣數十年紹興中高宗留意翰墨尤喜帝書以帝平生篆隸真行草書分為十卷刻石禁中會有薦友仁者浸被簡知擢權工部侍郎敷文閣待制卒

案宋史本傳云仕至兵部侍郎元至順鎮江志云官至戶部侍郎

與此書所云工  
部侍郎反異

虞申字行父母徒人始從鄉先生姚闢授易春秋畧通  
大義姚因喻君使游京師介謁胡公瑗一見奇其能以  
謂他日可任朝廷事留三年歸一時名流周伯堅孔常  
父皆作詩誦其賢惜其去舉禮部不合元祐中制州里  
舉士法郡守崔公度以君經行應選上之朝不報申資  
性和厚勇于赴義異時同產負大農錢既析貲矣悉為  
償之仲弟死嫁五女費皆已出拊其孤如已子仲子沈

擢紹聖元年進士第元符二年沆為弋陽尉迎侍以行卒于官舍蔡肇為作墓誌所叙如此

曾布字子宣肇字子開建昌人皆居丹徒

素至順鎮江志布建昌人

與此書合與地紀勝作南昌人與此書異又考方輿勝覽布于熙寧初守潤州有宅在千石壩之東今為統制

司酒庫

國史有傳布薨諸子避亂徙居肇八子統最知名

統字元中以恩補太廟齋郎調州縣官以黨人子輒罷父喪服闋官在京編佑局改秩復從外補久之以禮部尚書蔣猷薦除福建提舉常平改京東未赴而提舉常



平罷

案宋職官志建炎元年罷提舉常平二年復置旋罷

高宗駐蹕揚州召為工

部員外郎南渡除廣東提點刑獄時隆祐太后至虔州從衛軍潰其將傅選以萬人據郴州且趨嶺外或勸統避之統曰韶當賊衝已若先去即人人奔散賊勢張矣且其麾下皆我師未必人人有叛心招之宜定乃遣人矯太后旨安撫之果受命一路遂安入為屯田員外郎時秦檜為相置修政局兼檢討官統言丞相佐天子理天下事事無不統何局之設後竟罷遷樞密院檢詳諸

房文字左司員外郎擢殿中侍御史賜出身首上章言  
陛下即位六年之間論相者七人一有進退則自臺諫  
侍從百執事隨以陞黜適足以使比周成風公道蔽塞  
乞明詔大臣消朋黨之萌開公正之路政無先後惟是  
之從人無彼此惟才是用繼論宋輝交結宦官不可尹  
天府霍彖刻薄不可專財計遷秘書少監乞復史館  
修撰之職又遷起居郎乞依故事直前奏事與時相忤  
以秘閣修撰出知秀徽饒三州中間嘗議召用會有欲

行手實法以五等出賣戶帖者已而手實不行但據籍  
高下輸錢給之統言不可復與時相忤命遂格饒州召  
還除太常少卿又除殿中侍御史未上拜諫議大夫論  
經制使本戶部之職不必更置一司淮南為吳會屏蔽  
宜且蠲經賦諸路將兵恣橫宜稍還節制于州縣臨安  
和買蠲閣之數不宜均敷于本路皆見施行曾足疾懇  
祈補外除徽猷閣待制知婺州卒于嚴州年六十七歸  
葬金壇縣方山之原統文獻故家藏書素多紹興間重

修國史諸老淪謝無所訂正成書不繆足以傳信統之力為多四子恂字字仲其孫見居金壇惕字強仲子暉為吏部尚書嘉定中卒亦葬金壇以徙居常州不載

俞康直字之彥丹徒人父希言始自歛之黥縣來居用從祖太尉獻卿恩補太廟齋郎主潮陽簿為杭州觀察推官范公仲淹為守以政委之杭之蜀山民冒鬻鹽之利刑不能禁康直請設官置場民喜速售而重犯法公私便之為泗州軍事推官民有清明日盡室出游者盜

乘間入其家遊者還知盜未出遂圍之盜計窮縱火幸  
火而逃案具將置極典康直以為盡室以出非有人居  
止之室幸火以逃火非本心具獄奏讞執政者是之得  
減死論改秩知舒之桐城監廣州市舶代還簽書武寧  
軍節度判官所公事通判睦州所至皆有惠政秩滿奉  
祠丞相韓公績宰錢唐日與康直友善績既相數以書  
招之康直謝曰崇故舊以厚風俗真宰相事然吾志定  
矣不可強也績意不能奪家世有田在錢唐族人歲擅

其利康直置不問會他族訟于官歸田于康直不受以  
與其弟曰吾食粗給以資汝弟曰吾父兄不知有吾烏  
乎有之亦不受卒以予族人和奉祠時年五十七暨祠  
祿再滿遂請休致即所居東西為退圃逸堂遜軒遠樓  
終日嘯傲其間蘇文忠軾嘗為賦四詩今見集中其遠  
樓詩有地偏心遠似陶潛之句蓋以屬康直也居間幾  
三十年年八十三乃終其恬于名利固人所難能其壽  
考康寧得退閒之樂亦人所不及也癸丹徒縣大慈鄉

汝山之側曰京峴原實從先兆方康直父遷居時其從  
祖獻卿尚家黥縣至其子希旦亦徙丹徒希旦以朝議  
大夫知澶州卒于官歸葬丹徒崇德鄉金鼎山子向終  
朝請大夫祕閣修撰提點福建路刑獄向之子長吉字  
幾先父任出官中法科由蘄州司法入為大理評事凡  
再遷為丞為正隆興初以才選除直祕閣知盱眙軍未  
幾卒長吉好尚清雅尤長于詩名所居曰葵軒暇日常  
賦詩鼓琴以自娛云

王漢之字彥昭渙之字彥舟衢人皆居丹徒國史有傳  
漢之之後遷金壇孫光國歷泰州滁州通判卒姪植以  
漢之恩入仕終福州太平州通判植子烜字晦叔好讀  
書喜論古今治亂酒後耳熱道歷代南北離合五季紛  
爭事如身履目見年五十五始以植遺澤出仕監平江  
府比較務建康府大軍倉烜性瓠落仕非本志倉官垂  
滿不但志不干進抑已老矣會樞密曾公懷之子訪舊  
金陵邂逅同集見其飲酒數斗不亂議論英發貫通古



令襟度軒豁無世俗齷齪氣以為是孔北海禰平原之  
流非餘子可擬歸而言之懷為徧發當路書亦會懷自  
樞廷執政不兩月薦書溢格遂改宣教郎知盱眙軍天  
長縣事歸而疾卒其友李天才字邦美所居距烜不遠  
時時杖屨往來天才豪于詩紹興間獻詩秦檜檜喜將  
言之上會旱求雨不獲天才題詩天竺寺壁間云走殺  
東頭供奉官御香頻降雨猶慳相公端坐都堂裏天竺  
觀音又下山檜聞大怒天才泛海得脫隱居終身

許暘字東叔丹徒人由鄉校貢辟雍政和四年以貢士

釋褐

崇元至順鎮江志暘以政和二年貢士釋褐與此書政和四年五異

調福州閩縣尉

間闕累載知紹興府蕭山縣舉最入朝遷大理寺正兼工部郎官權大理少卿紹興甲寅金使來乞還西北民之在東南者且欲畫江為界以益偽齊朝廷遣樞密都承旨章誼給事中孫迥報聘既還道由南京久為偽齊所留二家老幼狼狽輦下無為言者暘慷慨奏疏謂人臣之義固貴于公爾忘私而人主則不可忘人臣之私

人臣固貴于國爾忘家而人君則不可忘人臣之家咸  
諱其言而服其義秦宰相置大將岳飛于理必欲文致  
反狀賜不可出知南劍州以言者輟行家食垂一紀卒  
年五十八幼子蒼野字子齊以父任為衢州龍游尉隆  
興初元擢進士第乾道五年中博學宏詞科由廣德軍  
教授召試除秘書省校書郎遷著作佐郎權秘書丞兼  
太常博士權倉部郎官容儀端整論奏詳明理宗甚器  
重之未幾得疾卒年四十三即今酉干之許

孫蓋字道祖丹徒人政和五年以上舍擢第為太平州繁昌主簿廬州合肥丞改秩知饒州鄱陽縣監在京抵當所高密廣平郡王府大小學教授鼎州教授內王府

教授省罷

案宗職官志宗學教授之名始于太宗至道元年至英宗時詔年十五以上者三百九人

增置教授五員即所謂大學教授也年十四以下者增置小學教授十二員至徽宗崇寧五年又改稱某王宮宗子博士則無復教授之名靖康之變宗學遂廢紹興四年始復置諸王宮大小學教授二員此書序孫蓋為王府大小學教授在政和五年之後紹興三年之前乃仍蒙教授之稱則作傳者以舊名加之也書內似此者甚多又案此書稱為高密廣平郡王大小學教授考宗室表徽宗第二子鄆王楷以崇寧元年封高密郡王第

二十一子捷以靖康元年封廣平郡王按之時代即此  
二人此書稱內惟王府省罷蓋據靖康之變宗學罷廢  
也餘皆以未上改差權通判台州以母憂不赴紹興三

年差監尚書六部門權尚右郎官

案宋職官志紹興二年置六部監門官一

員元豐官制行置尚書左右選各一員紹興八年呂希  
常以監六部門兼權尚右郎官與賜此職正同可以互

證兼度支倉部出知興化軍知嚴州替奉祠起知真州

秩滿知泰州就除淮南路轉運判官兼提刑知信州以  
堦樞密王綸帥建康避親丐祠其監尚書六部門上疏  
論今日用違所長不加曠官之責稱匪其人未坐繆舉

之罰賞或及于無功祿不加于有德乞嚴察舉之科明  
黜陟之典知嚴州值大水聽民得預占高阜及先具舟  
楫為備故水不為害朝廷以傳言之誤替歸將漕淮南  
以沿江盜賊出沒皆江海亡命徒黨衆多江流湍險非  
巡尉弓兵所能制乞下都統司令分差水軍二百人將  
官一員往來巡捕朝廷從之遂為定制自上饒歸不復  
出仕與後湖蘇聘君庠為詩酒之交年八十一紹興甲  
申歲卒葬縣之馬鞍山即今大港之孫

都絜字聖與丹徒人父郁字子文以易學為鄉里師終  
惠州教授絜少傳父學著周易說義張公九成為之序  
謂其有得于易異乎世之為說者晚又因左傳載晉蔡  
墨鄭游吉等引易悟六位有定而卦變無窮著周易變  
體義十有六卷魯公幾為之序絜以宣和六年擢進士  
第紹興中以左朝請郎知德慶府實進易說義其後以  
左朝奉大夫為尚書吏部郎中進易變體義未幾以太  
府少卿為淮西總領時總司之權尚輕絜上言江東所

屯見兵歲費錢七百萬緡米七十萬石而監司守令恬  
不加意乞將弛慢之尤者按劾黜責以警其餘朝廷從  
之自是總司之權始重文移往復州郡無敢玩者

楊樗年字茂良丹徒人娶吳越錢氏少師曾孫忱之女  
忱命以官監行在草料場兩浙轉運司幹官改秩知常  
州武進縣外除知秀州華亭縣華亭賦重加以歲饑民  
不堪命樗年乃稍蠲賦入之無藝者縣計有闕則傾家  
貲繼之曰吾不忍迫之羸民境多黃雀歲醢以媚權要



且百萬檣年至即嚴采捕之禁通判揚州代歸以母老  
丐便家得知真州至甫旬日以憂歸除喪奉祠尋知台

州命未下改提舉福建市舶以老丐祠

案周孚齋鉛  
刀編有楊君行

狀云子三人長檣年右宣教郎次櫟年承節郎  
次栢年此書不著檣年右宣教郎偶有所闕

開禧元

年卒年七十四檣年氣體魁梧言動詳雅為詩有清致  
尤工尺牘無一凡語事母孝歲遇誕節集宗親鄉黨會  
者彌月楊氏族大檣年以禮率之月旦必具冠帶集其  
家擊鮮釃酒從容竟日四方士友歎門求見靡不納食

客日不下十數來者衆而求者深故亦有觖望而去者  
樗年不創艾益招徠之其寬博好士亦人所難及云

張扶字少持丹徒人博學有文為鄉先生所重游太學  
年四十五紹興十二年始舉進士名在第四授明州教  
授再調太平州判官有薦者紹興二十四年春除權國  
子博士五月為直講六月兼權尚左郎官十月除監察  
御史二十五年春除右正言兼崇政殿說書十月除太  
常卿兼侍講執政以國朝之制太常例不除卿改國子

祭酒

案宋本紀紹興二十五年十月辛丑徙殿中侍御史徐嘉右正言張扶皆出為他官據此書則扶以

右正言改國子祭酒與宋史所云出為他官異

十一月以王珉等出使兼權禮

部侍郎尋卒年六十自太平州判官回改宣教郎竟不及嗣嗣不競居官政治在朝奉請無一可攷惟中興小記中見其嘗論曹冠則亦非專附秦者

弟瑾字少瑜有俊才與扶同擢紹興十二年進士第為臨江軍司戶信州司理歸而不仕秦熈與之同年數從人寄聲欲見之義不往扶既貴亦勉其出仕輒顧而言

他紹興三十年卒于里中

吳大卿交如字亨會丹徒人性姿樂易重義而踈于財擢紹興十五年進士乙科為湖州烏程尉楚州鹽城簿紹興府嵯縣丞再中法科入為大理寺評事遷寺丞寺正除刑部郎官補外出知邵州民便安之會二弟俱沒丐祠歸葬郡人惜其去老幼遮道酌酒為別交如亦不忍違其民為之飲醺既別作懷民之詩以貽之郡人刻之石尋召赴行在再除刑部郎中遷大理少卿丐外除

直秘閣提點兩浙東路刑獄公事未幾詔還舊著時朝廷以法令多所抵牾詔監司郡守䟽所見來上建官設局重加定正大臣請主其事者上曰吳某長者可任大臣言其巧去甚力上曰宜勉留之明年淳熙書成復巧去大臣為言上曰吳某吉人安可使去居無何除大理卿明年囹圄空爾書嘉獎會刑部侍郎虛位上意有屬命且下而交如被病淳熙五年閏六月卒于位年六十一初交如之自邵州歸也倒囊得三千緡與門人丹

陽朱商霖議所以營生朱言其里人孫生善治財可任  
交如即盡以緡錢委之孫以張肆未幾寢耗朱以為憂  
會交如過丹陽從容道所以且請過其家籍其見存者  
交如不答朱計窮俾孫生自以其意治具邀交如臨視  
朱因密啟交如酒三行則索簿籍點勘如前約交如唯  
唯酒三行朱目之不動卒席朱又目之顧而言他朱意  
其偶忘之也則顯言之不對朱恚而反至館問故交如  
曰子忍迫人于死乎朱曰何至是交如曰適與孫坐見

其色窮辭沮奄奄然無生氣度其意甚慮吾輩及此若果及此孫不以憂死亦以愧死矣顧其家數口柰何錢物去來有分子無預焉可也時人服其長者

霍麓字和卿丹徒人紹興初京口當戎馬之衝民窘于兵荒輕相賊殺麓父時為府史雞初鳴上府道遇婦人問府舍所在若將告變者麓父怪而問之不對則告之曰吾府史也汝有謁于府必介我然後達且天尚早麗譙未啓汝婦人旁皇其間能不為邏者執乎盍從我歸

須辨色而入婦人以為然乃攜之歸屬其妻與為賓主  
私問之婦人具言本良家子失身為屠家婢其家常市  
婢數十閉之空室遇夜輒殺鬻其肉以售而其徒不知  
也我幸以篤實見信待以家人誠不忍殺戮之慘故乘  
丙夜其家熟寐縱羣婢而來以謁于府幸府司聞而禁  
之荒父語之曰汝一朝釋十數人之死陰德實甚大但  
此事一白則是家無少長皆生死又其家之親隣及所  
與相賣買者皆不免無乃所活不足以酬所殺乎且汝



意欲遏絕此事令其家以汝及羣婦之亡知事且露必  
遂遁去去此而遂之他則無所施矣是汝所活不可勝  
計陰德當十倍于前也婢以為然遂不詣府屠家亦逃  
去其患遂絕未幾生麓人以為陰德之報麓少力學敏  
慧過人年二十首鄉貢一上擢隆興進士第授揚州泰  
興簿以才稱秩滿解淮南節度推官後守以間言疎之  
時和好雖定而揚民懲創往事聞邊遽即張皇無固志  
會密院調兵京口增戍山陽道出郡下守以搖動人情

為憂問計寮吏無對者咸云節推善謀守不得已延見  
問計荒曰此易耳盍以運糧為辭具船瓜州檄主帥令  
軍士到即登舟銜枚夜過守用其言軍至山陽人無知  
者守由是遂為知己詔舉廡吏守及部使者皆上其名召  
對政秩知秀州嘉興縣嘉興邑大事叢為浙右最令始  
至吏欲其厭事抱文案魚貫而進日晏不能竟如是者  
累日荒識其意因下令吏辰起並抱文案立庭下須事  
竟乃退荒因隨事裁處饑即據案而食吏憊不自勝遂

不敢弄以事箠亦計慮深遠處事詳密吏莫測其端倪  
催科分期會為三聽民自輸過期乃追治先豪強而後  
貧弱由是吏不知勞民不知擾而賦入常先諸邑郡守  
有怙勢而來者督積負于諸邑皆唯唯聽命箠獨不可  
曰令可去積負不可得守亦不能奪其後諸邑皆坐苛  
歛罷箠獨免且以是知名代還進備邊十五策言當世  
急務除提轄左藏庫遷軍器監丞光宗即位再以急務  
進議者以其曲盡防邊之術將使次第行之除知盱眙

軍以言者罷起知澧州遷利州路提點刑獄移成都府  
路轉運判官卒于官箠少脫場屋刻意為文尤長于詩  
有集

田曉字就堯一字德充丹徒人父述為府推吏紹興丙  
子秋試郡守林大聲黨閥士冒舉論不能奪則欲以試  
日遏其入大聲知之自以與衛擁其後士不勝忿羣起  
抗之以是罷舉大聲愧且怒士皆變服潛匿大聲搜城  
中得六人者械之獄欲甘心焉述謂衆怒激於一時非

有結約罪不專在數人者大聲繩之急述應之愈緩竟以是得罪時大聲氣皸張甚官吏承命恐後微述數人者幾殆且根究株連無已時曉猶在童稚後四請鄉舉擢淳熙八年進士第人以為陰德之報初任秀州華亭買納鹽場次揚州錄事參軍建康府教授性疎直不能唯阿遂物世道日薄士以陞改為重有茫如捕風而汲汲營求死不知悔者曉之在金陵積舉員四或謂小屈意即及格曉笑曰窮達命也命乃在天雖屈意何為且

以直道為不可行則吾向也既以是得五之四矣以為  
必可行也則前輩不遇者多矣獨我乎哉歸自金陵年  
方六十有五遂丐休致婆娑小園以壽終有文集藏于  
家初述既去吏六人者在獄備嘗慘酷然皆以身任咎  
不外及一人後六人者皆名薦書其最著者錢弼字聖  
俞擬應洞明韜畧科有進卷行于世特恩對策授迪功  
郎蒲圻縣尉卒二子亦連請舉入太學

姜謙光字德明劉倬字顯道艾謙字孟之向公慶字元

卿並丹徒人公慶即文簡公之裔皆推于鄉為府學正  
謙光嚴毅倬深沈謙溫厚公慶修潔皆再舉于鄉倬業  
書為舉首餘三人者先後居詞賦首選其中程之文皆  
板行以惠學者謙光語尤壯雖不第皆有令子世其家  
云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

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京口耆舊傳卷三

吳淑

子遵路

周孚

邵飾

弟餗等

諸葛賡

王存

顧方

陳輔

吳淑幼有雋才為文敏速韓熙載潘佑以文章名江左  
一見深加器重曰吳正儀中林之蘭蕙也嘗問以唐太  
宗杜淹論樂同異淑曰志氣未動則聲能致和哀樂既  
形則樂乃思變二子歎曰足以探禮樂之情矣仕江南  
舉進士擢第以校書郎直內史從李煜歸朝以近臣薦  
試文學士院授大理評事預修太平御覽太平廣記文  
苑英華始置秘閣充校理嘗獻九絃琴五絃阮頌太宗

賞歎又作事類賦百篇以獻詔令注釋分為三十卷上之至道二年兼掌起居注舍人事預修太宗實錄時諸路所上閏年圖皆儀鸞司掌之淑上言天下山川險要皆王室之秘奧國家之急務周禮職方氏掌天下圖籍漢祖入關蕭何先收秦圖籍方知險要請以今閏年所

納圖上職方從之

案宋史淑本傳及續通鑑長編載咸平四年八月甲子職方員外郎秘閣

校理丹陽吳淑上言諸路所納閏年圖當在職方云云又請今諸路轉運使每十年畫本路圖一上職方此書乃祇載淑請以閏年圖上職方又此書載淑為秘閣校理兼起居注舍人時上言閏年圖而宋史及續通鑑長

編則均云職方員外郎與此書互異

會詔問御戎之策淑抗疏請用古車

戰之法上覽之歎其博洽嘗以浚郊上都奕世丕業作  
論都賦以獻咸平五年卒年五十六初王師圍金陵城  
中乏食有與淑同宗而死者惟二稚女在淑收養如生  
及長而嫁之時多其義有文集十卷淑善筆札好篆籀  
撰說文義三卷江淮異人錄三卷秘閣閒談五卷子遵  
路

遵路字安道少奇俊其舅陳彭年以遠器許之大中祥

符五年進士及第天聖二年以太常博士為秘閣校理同知禮院頃之判登聞鼓院時章獻太后稱制無敢議政事得失者遵路條十餘事上之太后怒出知崇州會歲歉先期轉市米吳中以賑貧民權開封府推官加直史館為淮南轉運使兼發運使凡所規畫後皆便之徙

知洪州就為江淮制置發運使

案續資治通鑑長編明道二年九月司封員外

郎秘閣校理吳遵路為開封府推官始莊獻太后稱制遵路條奏十餘事太后怒出知崇州即令轉市吳中米以備歲儉已而果大乏食民賴以濟范仲淹安撫淮南薦遵路為郡得古人之風乞以遵路救災事迹頒諸州

為法并付史館遵路為京佐府不三月又遷鹽鐵判官據此書但稱權開封推官不及仲淹之薦與續通鑑長編詳畧互異又此書載遵路權開封推官後不云遷鹽鐵判官亦終其身未嘗為司封員外郎與續通鑑長編均未至詔修起居注同糾察在京刑獄元昊叛建請復

民兵乃受詔河東料簡民兵除天章閣待制康定元年權知開封府馭吏嚴肅諸縣無追逮呂丞相夷簡當國以不阿附見謂朋黨出知宣州上禦戎要畧二十篇徙陝西轉運使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永興軍在鎮力疾決事後疾革猶手自作奏慶歷三年卒於鎮遵路平居厚

重簡默立朝敢言母喪廬墓側蔬食終制與人交初若平淡久而彌篤與秘閣校理石延年同使河東延年卒力請於朝特官其子嘗采古今治亂著皇典數十篇未成而終既沒家無餘貲友人范仲淹分俸周之

周孚世濟北將家避亂南徙天資穎悟七歲通春秋左氏傳既長喜讀書過目輒成誦時有鄧氏張書肆孚日往遊焉因得盡閱天下書其友陳珙為孚集序謂其博聞強記尤邃於楚騷遷史唐韓杜氏之詩文而博以本

朝諸公名世之作為詩始以黃陳為法而卒歸於杜屬  
思高遠鍊句精穩少而工壯而新晚而平淡為文長於  
叙事簡潔而峻厲不喜襞積雕繪循理而言理盡而止  
辛棄疾少壯時兄事之擢乾道丙戌進士第為真州教

授

案陳珙蠹齋鉛刀編序謂乎登第十年始為真州郡  
博士考乎集有之官別鄉舊詩其下註云乙未五月

證之此書乎登乾道丙戌進士第下距乙未則十年也  
惟考乾道辛卯乎上虞丞相書已自稱左廸功郎辛卯  
上距丙戌方六年則為廸功郎已在真州教授之前五  
年又乎集中有謝虞丞相啟云擢從冗散之職畀以師  
儒之官又云昨叨一命之寵已逾五年之期惟窮遠之  
劇煩不容尸祿而下吏之齷齪或至辭難據此則乎既



為左廸功郎又嘗作吏邊境至是始以虞相之薦教授  
真州此書與陳珙集序但稱為真州教授他任不書可  
據乎集以郡守延璽武人欲薦之介學職以意學職喜  
考其端末

以告孚不答退復以書扣可否孚答書陳誼甚高聞者

韙之

案孚靈齋鉛刀編有代延守祭趙馬軍文云况如  
不肖初無一日之雅而佐公幕府提携獎予延守

蓋嘗為軍佐與此書所云武人可以相證而延守之名  
璽特見此書又考鉛刀編有與彭郝二學正書力却延  
守之舉與此傳所云正合書中但云昨日辱寵臨委諭  
諄復即此傳所云學職喜以告也而書中大意乃畧不  
及彭郝二學正來書與此傳所云二

學正退復以書扣可否孚答書小異

在任以疾卒有蠹

齋集三十卷時京口之士多從遊其最厚者朱叔珪字

德裕陳珙字德厚宋郭字安民德裕未請為鄉舉嘗試  
為京口七原畧倣柳宗元晉問他詩文亦多擬古未第  
而卒孚識高見博為朋友所推每一言出輒相與傳誦  
惟德裕素與反覆是而後已蓋孚畏友云珙擢淳熙八  
年進士第歷秀之崇德尉真州司法湖州教授卒性嗜  
書老不釋卷平居端重寡言及杯酒從容援古證今談  
論衮衮叩之不窮始知不可及安民四舉於鄉晚以特  
科拜官從蜀帥張詔辟於興州卒

案宋嘉定鎮江志稱  
安民從張詔辟興州

簿領再請蜀漕舉  
與此書詳畧互異

安民亦多識前言往行善談論性謙

和喜接引後輩學者多出其門

邵飾字去華丹陽人大中祥符元年以進士擢第賜同

學究出身初任福州福清尉吏部銓判超等知南康軍

星子縣用薦者改秩知杭州仁和縣未滿歲移知益州

雙流縣任滿回知蘓州長洲縣凡四為邑所至吏畏民

愛之通判處州就移知巴州

案元至順鎮江志飾知長  
洲之後即云改知巴州不

云通判處州與  
此書詳畧互異

辭以不便婚嫁改知通州南劍州近臣

有薦堪充刑獄錢穀任者陞知吉州未踰月就移提點  
荆湖南路刑獄公事時衡永等郡蠻獠為盜號黃捉鬼  
者其徒實繁出沒溪洞官兵阻險不能入飾至即設方  
略分兵山下阨其隘道厚募獵者入山擾之使居不能  
安出輒見獲由是計窮始相率謝罪納款一路以寧詔  
書褒美移兩浙路轉運使改知壽州召還充三司鹽鐵  
判官出為福建轉運使移淮南轉運使課最他道恩秩  
獎諭復為鹽鐵判官時朝廷議改茶鹽法丞相召問利

害飾謂利歸國家而商賈不便不可行也容歸名商人  
詳議以聞比歸即召諸商諭以公私之計俾盡述利害  
裁取其中奏上之公私兩利中外大悅居無何除江淮  
都大發運使會有言其年高改知潭州未行改宣州到  
任未一歲改蘓州居三月又改明州引年致仕嘉祐三  
年卒年七十有三葬彭泉村陳洙作墓誌飾之祖曰勲  
生二子曰邈曰遇邈之子景先景純景純之子彥遇六  
子其三曰餘生亢亢生壘毓其四即飾飾之弟曰餗曰

必生納史納史之孫彪以飾兄弟多顯著且不知與  
景先孰長故先飾之族而後景先其族又有名仲宣者  
亦飾從兄弟擢天聖五年進士第終秘書省校書郎其  
子徙居晉陵孫文炳嘉泰中為中書舍人

餽忘其字再舉不第養高丘園范仲淹守潤嘗薦之不  
報後數年王琪為守述仲淹意再薦之賜號冲素處士  
家有溪齋仲淹自潤移越道過之得唐人許鼎所撰祖  
先生墓誌於席間頗言賀監之異至越刻之祠堂後謫

守睦州作嚴子陵祠堂記致書於餽求篆有云謹奉短  
書於先生邵公足下今春與張侍御過丹陽約詣先生  
維舟水邊聞先生歸山所謂其室則邇其人甚遠惘然  
愧薄官之不高暨抵桐廬郡有嚴陵釣臺思其人詠其  
風能使貪夫廉懦夫立有大功於名教築堂而祠之又  
為之記念非托之以奇則不足傳後今先生篆高出四  
海或能狂神筆於片石則嚴子之風復千百年未泯其  
尊尚之如此以壽終

必字不疑擢寶元元年進士第主上元簿擢國子監直

講案歐集有蘄州廣濟縣今充國子監直講邵必除大

理寺丞制然則必官國子監直講之前曾知廣濟縣

官直講之後又為大理寺丞

此書不載二官與歐集異 監中立石經以必篆隸選

為國史編修官必以史出衆手非古人撰述之體辭不

就進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天子且親祠執事者習

禮壇下必言周官大宗伯凡王之禱祠肆儀為位鄭康

成釋云若今肆司徒府古禮如此今即祠所習之為不

敬乃徒於尚書省張貴妃受冊禮官議命婦入賀儀未



決或曰妃為修媛時命婦已不敢抗禮況今日乎必曰  
宮省事祕不可知既下有司議惟有外一品南省上事  
百官班見之儀然禮無不答衆議乃定出知常州詔為  
開封府推官以前任常州失入徒罪謫監邵武軍酒稅  
司馬溫公光吳正憲公充與必同年登第同官大學復  
同入館契分最厚作詩懷之光詩有云因思甌閩遠南  
去浸溟漲炎蒸異中縣從古無雪霜終朝坐第居權茗  
征行商謹諱費口舌解囊收毫芒不疑性高介此固安

可當山川幾千里問訊誰能將會趙抃力言其無辜

紫涑

水紀聞載趙抃上言陳執中八事其四曰酬私隙邵必知常州議決徒刑既自覺舉又值赦宥遷官去官陳執中中以宿嫌自開封府推官降充邵武軍監當此書所載與涑水紀聞大畧相同而其因陳執中挾嫌必以失入自劾因赦獲宥與此書可以互證起知高郵軍提點淮南刑獄為西京

轉運居官振厲風采惟始至一赴郡集行部但一受酒食之餽以為數會則人情狎多受餽則不能行事非使者體也入修起居注知制誥雄州種木道上契丹遣人夜伐去又數漁界河中事聞命必往使必以理屈之還

知諫院編仁宗御集成遷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卒於  
道年六十四遣中使護其喪歸必有詩名梅堯臣讀必  
詩卷作詩云所得在卒章小大珠落盤光彩若明月射我  
枕席寒末又云願執戈與戟生死事將壇其稱道之如  
此司馬公光集中與不疑唱酬詩甚多

納史字公言樞密蔣之奇之壻必守蜀死三泉道中納  
史始十一歲持喪如成人行路嗟歎以恩補將作監主  
簿太常寺奉禮郎為道州簽判監饒州永平監以歲課

之餘補前人闕額猶有羨遂以是增秩通判秀州卒年三十七家貧僚吏共賻之喪乃克歸蔡肇為撰墓誌

彪字希文安簡公亢有餘澤欲及之辭不受擢宣和三

年進士第主崑山簿登州教授

原注案呂忠穆勤王記作密州邵氏錄彪所撰

勤王錄作登州後叙公履歷作楚州未知孰是

秩滿還丹陽聞苗傅劉正彥之

變走平江謁禮部侍郎張浚浚問今日之事計將安出彪曰以至順誅大逆易於反掌顧侍郎何如耳浚曰今張俊自誓以死援君父之辱韓世忠有仗節死難之志

二將可倚以成功惟浚綿力士卒單弱恐不足任茲事  
然簽書樞密院事呂頤浩駐兵江寧志在靖難威望為  
人所信當為天下倡彪言兵貴神速此行當有迅雷不  
及掩耳之勢呂樞密在數百里外奈何浚曰呂樞密見  
事明而剛決聞國家之急必奮義而起何患不速因留  
幕下一時密謀多所參預浚慮傅正彥計窮變生遣辨  
士馮輜入說以觀其意傅正彥傾心附結授輜奉議郎  
尚書兵部員外郎賜五品服

案宋史苗傅劉正彥傅馮輜初往說二凶反正傅按

劍瞋目視輜正彥解之曰須張侍郎來乃可輜既歸又  
遣至臨平與傅等議傅曰爾尚敢來耶欲拘輜及勤王  
兵大集二凶乃與輜議復辟此書云傅正彥傾心附結  
證之宋史當在大兵既集之後又此書稱授輜尚書兵  
部員外郎賜五品服宋史闕書遣還通誠於浚浚以輜言語彪曰傅正

彥甚悔過且懼大誅請浚挺身入覲朝廷可不煩兵而  
定於計如何彪曰是必有姦人謀沮軍以惑衆者侍郎  
惟無入入則俎上肉耳浚喜曰誠哉是言浚心如山岳  
不可言也傅正彥誅改奉議郎國子監丞尋辟江淮招  
討使司幹辦公事從平李成還轉朝奉郎幹辦行在諸

軍糧料院出知秦州移楚州兼營內安撫以耳聵告老  
卒於家彪以文受知當世苗劉之誅李成之滅皆有紀  
載字畫端勁世其家

亢字興宗再試開封府皆第一以賦失韻棄勿取范仲  
淹以茂才異等薦之時被召者十四人試崇政院獨亢  
策入等除建康府節度推官會有言其與宰相姻家者  
命遂格時宰相張士遜之子娶邵氏偶與亢同姓實不  
相知亢竟不自辯趙元昊叛詔求方畧之士亢言用兵

在於擇將今天下久不知戰而所任多儒臣及故家恩  
偉子弟儒臣未必能應變子弟安能識攻守計況將與  
卒素不相附此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之機固已形矣  
因獻兵說十篇召試秘閣入為國子監直講秘閣校勘  
同知太常禮院張貴妃薨議立園陵禁京城樂一月亢  
累疏罷之遷集賢校理仁宗繼嗣未立亢言此繫社稷  
之安危不可不蚤定因集漢以來帝系承襲之迹著興  
亡論十卷上之時上自輔相大臣皆未敢言亢以小臣



首發大議時以為難為提點開封府縣鎮公事比有縱  
火者一不獲則主吏坐罪民或自燔其居以中吏亢請  
非延及旁舍無坐徙為府判官改度支判官契丹遣使  
賀乾元節未至會仁宗崩議者為宜卻或謂宜湏其及  
門諭之使去亢請令奉國書殿前使見嗣聖以安遠人  
從之神宗為潁王遴選府僚以亢為翊善加直史館英  
宗訪以世務稱之曰學士真國器也擢用修起居注建  
言欲治國者先齊家潁王且授室願採用古昏禮公主

下嫁不可殺舅姑之尊帝深納之他日諭王曰以翊善端直樸厚輟為諫官矣遂以知制誥知諫院言殿前都虞候竇舜卿聯親樞臣不可使典禁衛簽書樞密院事郭逵才望輕不可使宣撫陝西東宮兼為右庶子神宗立遷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訟牘皆反覆親閱或以為勞亢曰決是非於須臾正當爾今雖煩後乃省也籍里閭惡少與吏之廢停者一有所犯皆遷處他處畿下關訟為息拜樞密副使先是知保安軍楊定懷姦反覆夏

人誘殺之朝廷建議西討亢曰天下財力屈未可用兵  
惟當降諭安撫俟不順命然後討之則師出有名矣因  
條上其事帝悉如其計未幾其國主諒祚死國人執殺  
定者來請和或欲乘此更取寨門之地亢以為幸人之  
喪非義也以資政殿學士出知越州徙鄭州奏除山陵  
所假都水監腐爛之木免民間償納增築湖河堤石礎  
歲省科民槌薪數百萬又徙鄆州亳州  
錄宋名臣琬琰  
錄載王珪邵安  
簡公亢墓誌銘亢徙鄆州又兼京東西路安撫使又遷  
禮部侍郎乃徙亳州此書但云徙鄆州亳州與琬琰錄

互上遣內侍馮宗道諭將復用

案宋史本傳亢以知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踰

年引疾歸以資政殿學士知越州歷鄭鄆亳三州卒與此書合東都事畧本傳亢既徙亳州復遷吏部侍郎乃卒與此書及宋史皆異又此書載徙鄭州之後有奏除山陵所假都水監事徙亳州之後有上遣內侍馮宗道諭將復用事宋史及東都事畧俱不書可以此書補其闕熙寧七年十二月薨年六

十二

案宋史及東都事畧亢本傳亢卒年六十一又考名臣琬琰錄亢墓銘亦作六十一此書云六十二

二或一字之訛

即鄉里賜居宅謚安簡葬縣之耿岡亢忠碩方

靖莊外而敏中與人不苟合為治恕以明故其去常見思其議論文章溫雅一時聞人有所不及少歷艱難及

貴盛無少易祿賜多以周宗族比其終家無以歸其立  
朝與叔父必齊名世號二邵司馬公光集中亦多與興  
宗倡酬詩

堽字伯友為太廟齋郎調許州長社縣主簿遷太常寺  
太祝監杭州糧料院元祐初曾布經畧河東辟為屬掌  
文翰還管當文思院出知婺州金華救荒有名通判滁

州卒於官

案宋名臣琬琰錄載亢子二堽祕書省校書郎  
郎鰲太常寺太祝考此書不著堽為校書郎

與琬琰錄異趙抃張商英嘗薦之

龔字仲恭父任為太常寺太祝登熙寧六年進士第管當在京南排岸丁父憂服除擢司農寺丞尋移太府神宗親擢提舉開封府界常平哲宗即位入為開封府推官管當使院公事以三院獄空賜五品服遷都官郎中改駕部出知鄭州召為金部郎中除京東轉運副使移河北兼措置糴使復移陝西得旨專應副郡延環慶路軍其時西邊用兵郡延屯戍多而財用窘前此主計者率懼不來來亦以不勝任去惟龔久任以稱職聞呂惠

卿為西帥進築杏子平及米脂皆餽主糧饟米脂城垂  
就有妄傳西師至者同列辟易惟餽凝坐不動衆以是  
安方是時非餽衆且潰故惠卿深德之移至鄧州徽宗  
即位除直龍圖閣知秦州兼秦鳳路經畧安撫使議者  
謂涇原熙河各已城築要害秦鳳可罷帥府省戍守餽  
言秦為國西關涇熙二府相去各數百里其間無堅城  
之守山溪之阻賊若聞我撤備擣虛深入塊然孤城何  
以禦之若使得志而歸咸鎬皆震雖咎往議之非亦復

何及書三上得不罷聞者服其遠慮會涇原有警命以兵赴自朝廷有事於西陲秦兵無一役不行今已十減七八若盡赴涇原臣竊危之兵以免行饒使關陝累年出入塞上凡山川之險易蕃漢之情偽金穀調度之盈虛皆所習見故其措置議論悉中事理移知青州道改鄆州除顯謨閣待制知瀛州言者以饒故司空呂公著之壻名在黨籍不宜升侍從命遂格就差知常州明年移蘓州卒



景先字伯綏擢天聖八年進士第王安石撰墓誌稱其少敏英皇考邈欲大就之為破貲聚留師賓以發其才及壯內行修不標飾為名而有譽於為士者年四十始出佐鎮東軍積功次入尚書為屯田員外郎通判亳州遭母喪不行卒君工於詩歌喜飲酒與人交恬如也尤不好官爵至京師一不問權貴人所舍事有類君者自言得遷或勸君自言終不許然起家十九年更三縣以材奏君者甚衆卒之明年弟景純葬之景岡

彥字君美景純之子試於鄉為舉首一上中治平四年  
進士第調淮安軍下邳簿丁內艱再調真州揚子尉以  
病去上官不能留竟老於鄉中書舍人蔡肇撰墓誌言  
其自為童時不教肆捉筆為詩語出輒驚人自揚子歸  
閉門讀書不問有無生計益落子數過君顏垣朽屋草  
棘蔽道破籬風雨旁舍蕭然而君酒後耳熱抵掌極談  
辨說古今道理人物成敗落落可聽百家諸子旁行之  
書無不博記至於文章瑰奇偉異之變以意逆志往往

入微尤刻意於為詩長篇短句倚紙即就清新雅麗有  
元和間風格讀之使人不懟不激不知其貧且病也噫  
君所養可知矣自號練塘真隱因以名其集君天資夷  
曠內外粹和周人急難聞善如出之已白首窮居蓋二  
十年如一日客嘗有勸其仕者君謝曰泰而拘約而肆  
以此易彼予未知所得償所亡也客慚而去以元符二  
十四年無疾而終享年五十七子繪中紹聖元年進士  
第終奉議郎

諸葛賡字君俞丹陽人五舉於鄉皆第一慶厯二年附  
楊寘榜出身出官為英州真陽湖州德清尉饒州樂平  
簿宣州旌德撫州宜黃今年六十四告老以太子中舍  
人致仕後遇霈澤遷殿中丞既歸闢其居之側為圃開  
竹之蒙密為洞洞之外為亭亭之側為池玲卉環之總  
而名之曰歸休而自謂曰熙真子熙寧丁巳享年八十  
有五矣無疾一日牽筆書偈云上天下地極高深幻化  
無蹤何處尋山靜白雲歸洞口水清明月落波心閣筆

而卒樞密直學士錢藻誌其墓曾孫材政和壬辰上舍  
釋褐終左朝奉大夫通判泰州松宣和六年擢第繼試  
中教官終東平府教授材之子浩字廣聲孫鑑字大智  
同登淳熙辛丑進士第浩終江東安府司幹官鑑終臨  
安府錄事參軍松之子淵字振聲擢乾道二年進士第  
終處州松陽令即今大華諸葛之族

王存字正仲丹陽人

案宋名臣琬琰錄載曾肇王學士存墓誌云其先金陵人後徙潤州

之丹徒又徙丹陽與此書詳畧互異

年十二辭親從師問學於江西五年

而後歸時學者並尚詞章獨喜為古文登慶歷六年進士第歷嘉興簿上虞令密州推官脩潔自重為歐陽公修呂公公著趙公槩所知以公著薦入為國子監直講以趙槩薦召試擢著作佐郎館閣校勘集賢校理史館檢討知太常禮院

案東都事畧載存歷嘉興簿之後即云為國子監直講其間歷官上虞令

密州推官均不載與此書詳畧互異又宋史但載國子監直講至太常禮院官階而其為國子直講以呂公著之薦擢著作佐郎以趙槩之薦則此書為詳可以補宋史本傳所未備又考曾肇王學士存墓誌銘稱存為史館檢討知太常禮院在就除檢詳兵房文字之後此載在前與曾肇所撰墓誌銘異又考名臣奏議載存所上

神宗乞收百官轉對封章留中採擇疏在熙寧四年時  
存為史館檢討知太常禮院此書及宋史東都事畧本  
傳均未載存故與王安石厚安石執政數引與論事意有不

合謝不往入樞密院編修經武要畧兼刪定諸房條例

就除檢詳兵房文字

案此書載存編修經武要畧宋史及東都事畧本傳俱不見惟宋程

俱麟臺故事云熙寧三年十月詔館閣修勛王存顧臨  
祕書省著作佐郎錢長卿大理寺丞劉奉世同編經武  
要畧兼刪定諸房例冊此條可為此書確證宋史及東  
都事畧皆失載此書再載王存不及顧錢劉三人又可  
以麟臺故事補其佚辭不就嘗召見便殿陳時政神宗察其忠實

鄉意用之以為國史院編修官修起居注乞復唐貞觀

故事左右史執筆隨宰相入殿神宗遽其言先時左右史雖入侍立而奏事必稟中書俟旨存因對及之詔左右史許直前奏事自始明年以右正言知制誥同修國史判太常寺官制行帝切於用人存請自熙寧以來羣臣緣議論得罪或誅誤被斥而情實納忠非有大過者皆隨材召用擢以備官使又言赦令出上恩而比歲議法多請不以赦降原減官司禁謁本防請托而弔死問疾一切杜絕皆非便執政見之不悅

案涑水紀聞載慶曆三年九月



諫官蔡襄上言兩府私第毋得見賓客若欲詢訪天下之事采拔奇異之材許臨時延召詔不許見賓客致和二年七月翰林學士歐陽修又上言兩制以上毋得詣兩府之第與此書所云官司禁謁本防請托正合而此書載存上言弔死問疾一切杜絕非便與涑水紀聞可以互證除龍圖閣直學士知開

封府中貴建言居民盜鑿汴堤以自廣請責培築如初

又請民廬冒官道者悉撤去詔下人情恟恟存曰此吾

職也入為上言得中止在職二年因圖再空進樞密直

學士

案趙汝愚國朝名臣奏議載元祐元年閏二月存上哲宗乞別詳定制科考格疏時為樞密直學士

此書及宋史東都事畧本傳俱不載

改兵部尚書轉戶部求裕陵財費不

踰時告備宰相蔡確以存不附已徙之兵部太僕寺請  
內外馬事得專達毋隸駕部存言如此官制壞矣先帝  
正省臺寺監之職使相臨制不可徇有司自便而隳已  
成之法元祐初還戶部因辭不受拜尚書右丞遷左丞  
韓維以詆范伯祿罷門下侍郎存以為失一正人天下  
失望於同列中論救最力

案名臣奏議載存上哲宗論韓維不當罷門下侍郎疏下

注元祐二年十月上時為尚書右丞此書載其事在遷左丞之後與名臣奏議小異

又論杜純不

當罷御史王覲不當罷諫官有建罷畿內保甲者存言

今京師兵籍益削又廢保甲不教非為根本計

案名臣奏議載

存上哲宗乞依舊教畿內保甲疏首云臣伏見范純仁劉子奏畿內保甲乞今後更不教閱云云考范純仁於元豐八年九月上哲宗乞揀閱保甲劉子稱貧民赴縣教閱一月為不便即於是年十二月詔府界三省保甲第五等兩丁之家並免冬教故存以元祐四年上此疏但名臣奏議稱存時為尚書右丞而是書則載在遷左丞之後彼此小異

四方奏讞大辟刑部援比請貸都省却之存

曰此祖宗制也且有司援比欲生之朝廷破例欲殺之可乎時河決而北幾十年水官議還故道存曰故道已高水性趨下徒費財力恐無成功與范純仁議合卒輟

其後蔡確以詩怨訕為吳居厚所奏朝廷議罪存不以

確前事為意

案宋史本傳云存徙兵部確之力也與此書所云確前事可以相證

范純仁

力爭以謂言語罪人虧國大體確再貶新州存與純仁

亦罷以端明殿學士知蔡州資政殿學士知揚州用故

相例得歲時過家上冢出賜錢給鄰里具酒食會父老

鄉黨榮之召為吏部尚書

案容齋三筆祖宗朝曾為執政其後入朝為他官者甚多

自元豐改官制後但為尚書王存嘗為左丞復拜吏書蓋即指存自揚州召用也

時在廷朋黨

之論方熾存言人臣朋黨誠不可長然不察則濫及善

人慶歷中或指韓琦富弼范仲淹歐陽修為黨賴神宗

聖明不為所惑今日果有進此說者願陛下察之由是

復與任事者戾巧知杭州

案宋名臣奏議載元祐三年五月王觀罷存即於是月上

哲宗乞明諭朋黨所在疏云臣今月十八日同三省延和殿奏論王觀罷諫議大夫除外任差遣事伏蒙陛下諭近日朝廷實有朋黨臣與呂大防奏陛下所謂朋黨乞明示臣等既而不蒙宣諭國家慶歷間亦有朋黨之論當時富弼韓琦范仲淹等頗遭排擯賴仁宗盛德不至傾害云云是論王觀之罷與乞明朋黨所在當同為一月內事而此書載存論王觀不當罷諫官在遷尚書左丞之後與名臣奏議所云元祐三年五月存時為左丞正合載乞明朋黨所在疏則在知蔡州揚州及召為吏部尚書之後似二事相去前後當以年計不止不同

一月也與名臣奏議互異又考曾肇王學士存墓誌銘載此疏亦在名為吏部尚書之後與此書合與宋名臣

奏議互異紹聖初告老言者論其嘗請棄去西夏故地殺其

恩以右正議大夫致仕再論又降通議大夫

案曾肇王學士存墓

誌銘云後言者論公嘗為謝景初辦理罪名又降通議大夫可以互證又墓誌銘于降通議大夫之後又云今上即位連進左正議大夫與此書詳畧小異每念近世學士大夫貴為公卿

而祭祀其先但循庶人之制及歸老築室首營家廟建

中靖國元年薨年七十九

案墓誌銘存墓丹徒義理鄉僊風里

存天性寬

厚儀狀偉然平居恂恂不為詭激之行至其所守確不

可奪司馬光嘗曰並馳萬馬中能駐足者其王存乎

顧方丹陽人皇祐五年登進士第再調明州象山令始至召邑父老詢民利病及其善惡善者勉之惡者戒之又進學以教其子弟暇日親為講說踰年民大化服俄而方病邑民相率禱於塔廟者千人弗痊則用蕃夷之俗為臠股肉者十三人方竟不起百里內號泣思慕為之立祠錢君倚胡完夫皆為方記其事刻石祠中士大夫以詩頌遺愛者不可勝紀

陳輔字輔之丹陽人其先自九江來居少負俊才不屑  
事科舉文辭雄偉不蹈故常尤工於詩自號南郭子人  
因稱南郭先生嘗題所居云湖水山雲遶縣斜茂林修  
竹野人家宿醒過午無人問卧聽東風掃落花或誦之  
於王安石安石稱詩甚佳但落花無聲宜改聽為倩字  
由是出入安石之門安石厚遇之一日題安石所居壁  
間云北山松粉又飄花白下風清麥脚斜身是舊時王  
謝燕一年一度到君家安石和之云南郭先生比鷓鴣



年年過我未愆期休論王謝當時事大抵烏衣只舊時  
一日安石喪馬為之設齋輔之作詩戲之末章有含識  
應為獅子去却來重載法王身之句安石和之末章云  
隱几先生未忘物葛陂猶問化龍身其他唱酬甚多見  
南郭集中盖有臨川集所不載者一時名流蘓公軾鄒  
公浩蔡公肇沈公括皆與之游方其年少有志當時嘗  
著梁父牛角二吟題於沈山寺壁其梁父吟云梁父吟  
泰山之頂可埋金噫嘻蜀道徒崎嶇南風來舜琴梁父

吟佳人未偶頻傷心四時有恨秋偏深綠絲空滿簪比  
其老也復為詩號悲昔遊以致命遂志云其詩文自治  
平至元祐二十卷為前集自元祐抵政和二十卷為後  
集輔不娶無子嘗語蘓軾曰我罪人也軾曰有猶子乎  
曰有軾曰魯山道州乃前比也輔笑曰陶彭澤不解事  
忍饑作詩曰賴古多此賢不知古賢能飽人否軾大笑

#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京口耆舊傳卷

四至六

詳校官侍讀臣陳萬青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謄錄監生臣范重榮

謄錄監生臣章衡

謄錄貢生臣程廷璋

欽定四庫全書

京口耆舊傳卷四

翟汝文

蔡淵

子聲等

蘇頌

子嘉等

洪擬

姪鼎祖等

翟汝文字公異丹陽人父思字子久擢熙寧三年進士  
第自洪州教授除太學博士召對為御史起居郎出知

越州應天府卒其論頗是熙豐而非元祐汝文登元符三年進士第為養親十年不仕親喪廬墓三年服闋大臣有知之者除議禮局編修官徽宗召對除秘書郎同列有請議封禪者汝文援王通柳宗元語斥之遂以詆忽治功譏侮盛典謫監宿州稅召還為著作郎遷起居郎欽宗出就外傳以汝文勸講儲宮尋召試中書舍人言者論其少從蘇軾黃庭堅遊學術不正不可當內史贊書之任除顯謨閣待制知襄州章再上降直龍圖閣

知濟州未幾再落職奉祠政和壬辰復職知陳州

按宋史本

傳但稱知襄州移知濟州此書云除顯謨閣待制降直龍圖閣宋史俱闕書又宋史本傳知濟州之後復知唐

州乃知陳州此書不明年春除中書舍人一時更制樂

載知唐州與宋史異

章勒銘彝器凡大制作皆出其手內侍梁師成寵冠一

時位兼三事矯旨強買百姓墓田增闢園池汝文言昔

鄭簡公葬欲毀公族之廟與掌墓之室以行子產不可

君子以為知禮今近幸之臣假詔夷人之墓以廣游樂

之所非所聞也師成怒黜守宣州山陰民貧酒坊課重

以負課繫者一百三十有八戶為錢三十六萬八千有  
奇汝文奏除所負仍蠲半額除吏部侍郎未拜改知廬  
州移密州密負海鹽課甲諸郡自蔡京廢平準為權貨  
務始嚴刑以杜私販犯者推原經歷窮治黨與比汝文  
至狴犴充斥悉縱之東武多牛朝廷歲須牛黃牛失黃  
輒瘠死民坐黃多破產者汝文奏罷之丐祠得請因上  
章謝事詔復奉祠明年召還東省復報罷欽宗即位除  
直學士院汝文以時事倣擾非辭難之時即日造朝上

疏請遣使北庭立其後裔與為唇齒以抗金人因力詆  
和議除顯謨閣學士知越州聞二聖出狩集本道兵五  
千入援高宗即位赦書熙寧以後獻利之臣增廣上供  
物帛其議裁損汝文奏浙東和預買絹歲九十七萬六  
千疋越二十三萬五百

按宋史本傳云越州乃二十萬  
五百匹此書作二十三萬五百

二書必  
有一誤以一路計當十之三郡三邑經方賊焚劫餘亦

戶口凋耗臣祇奉赦書仰體惻怛之意已將第三等戶  
以上減半第四等以下權行住罷及百姓丁身鹽錢近



皆折帛臣已令只納見直制曰可而轉運使劾擅放物帛詔降官二等富民諸葛氏即居為樓臨通衢歲久相傳為鬼物所據曠不復居塑像其上過者輒疑其為崇汝文命從像叢中闢為酒肆其患遂絕始至營壘不立軍民雜居不復知紀律汝文創屋三千楹既成躬按行其間微而弋箸杯盂無不備具士卒感服以疾丐閒章十上始得請紹興初駕幸山陰復以翰林學士召未至除承旨兼侍讀在職踰月除參知政事秦檜為相四方

奏牘填委堂吏並緣為奸事多違滯汝文語檜專責都  
司程攷檜不省一日因對乞治吏之尤無賴者檜面劾  
汝文擅治吏汝文言臣位執政按吏而宰相見劾豈可  
無恥居位即力求去言官方孟卿逢檜意亦論汝文不  
合與宰相不協詔以散官就第

按宋史秦檜傳檜奏置  
修政局自為提舉參知

政事翟汝文同領之此書載汝文語檜專責都司考程  
蓋在同領局時與檜本傳曾統劉一止二人之事正相  
類而檜本傳于此一事  
不書可據是書補其闕汝文表謝因及檜之專政謂雖

號參知了無關預人才除擢但見畫於錄黃政事施行

一視成於牒檢時以為實錄既歸謝賓客一以書自娛  
年踰六十丁母憂徒步千里扶服歸葬平居奉先嚴恭  
每祭必先掃除內外宿設位率族屬告於祖廟既夕迎  
主就位戒內外無或聲歎行步不許聞履聲以謂祭求  
諸陰故昏而行禮屏氣山立餽奠拜祝如將見之質明  
竣事奠幣燎瘞奉祐返室再拜綏神而退自少至老雖  
甚疾必自力以范曄書語近辭冗事多複見乃合傳注  
掇精要為東漢通史五十卷以士當為有用之學著圃

學五卷又廣聞三卷人物志五卷曰亦足以垂世矣紹興辛酉薨年六十六葬縣之九靈山汝文善知人宰相吳敏范宗尹皆自布衣期以公輔秦檜為密州學官一見異遇之曰公當位極人臣檜當國片言忤意者必被遷謫惟汝文免且再進職名端以此故自餘執政從官由其識拔者甚衆尤工書朱芾驚歎以為非唐賢所及圖畫及刻塑皆精絕為世所寶既沒其子裒其遺文三十卷曰忠惠集

蔡淵字子雍丹陽人為人峭直刺口論天下事是非  
非聞人有過面折無所隱家故饒于財兄弟以奢豪相  
尚淵獨擔簦以游四方若寒士宴人其攻苦食淡有人  
所不堪或勸稍分兄弟之財以自贍淵曰兄弟治產吾  
治書兄弟不以家事累吾吾烏可以身計累兄弟乎聞  
者愧之遂從王安石學于金陵時門人皆專經惟淵聽  
講不倦得兼通諸經擢熙寧六年進士第歷婺州司戶  
晉州衛州河中府魏王官教授通判荆南府名為大宗

正丞出知泰州海州其教授專以王氏之學政事亦惟  
守元豐法度終始不變奉祠十五年宣和元年年八十  
六卒家居治圃與賓客把酒賦詩以自娛醉墨淋漓常  
滿屋壁毛友銘其墓有云公之凜凜面折人者雖億劫  
人猶畏公于夢寐蓋其峭直如此

肇元豐二年進士第父子皆名冠乙科初受州戶曹迂  
者及門父淵語之曰以汝之才宜力于學而早汨沒于  
州縣吾甚惜之肇即却迂吏從王安石讀書于鍾山安

石見之殊不悅但云後生何不出仕却來此寂寞之濱  
居數日稍與之語知其通敏過人頗異之因問曾閱內  
典否曰未也安石曰內典惟華嚴經最有理但部帙浩  
大非經年不能究也肇即借經寺中甫半月盡得其旨  
一日安石論及華嚴疑義數處肇應答如響安石駭嘆  
其土山唱和詩有云從容與之語爛漫無不涉載車必  
百萬獨以方寸攝蓋嘆其記問之博也安石起知江寧  
廐有惡馬人莫能御一日兩校牽至庭下肇挽馬鬣而

上疾馳百里而還故荆公集句戲之有曰蔡子勇成癖  
能騎生馬駒又有詩曰愛著青衫騎白馬日行三百尚  
嫌遲冒懷落落堪為將却是君王未備知蓋以文武全  
才許之後又從蘇軾游歷刪定官太學博士紹聖中章  
惇為相以肇為安石門下士銳欲用之除衛尉寺丞

按宋

史及東都事畧肇本傳除衛尉寺丞之前曾通判常州元一統志亦同此書不載與諸書異

議不合

出提舉永興軍路常平元符中除禮部郎官崇寧中改

吏部

按宋史本傳肇出提舉永興軍路常平徽宗初入為戶部員外郎並編修國史與此除禮部郎官及



改吏部互異東都事畧本傳稱徽宗即位為吏部員外郎與此書合惟為禮部郎官二書俱載在出提點兩浙刑獄之後此載在前與二書均異言者論其學術反覆出提點兩浙刑

獄罷知睦州有惠政張商英入相召為起居郎召試中

書舍人前此試三題率以宰相上馬為之候肇援筆立

成不加潤飾商英讀之擊節未幾以草御史辛義責詞

不合上意力丐去罷為顯謨閣待制

按容齋四筆政和六年十月不因赦

令侍從以上先緣左降同日遷職者二十人右文殿修撰蔡肇為顯謨閣待制證之此書肇罷官顯謨閣待制其前不著為右文殿修撰與容齋四筆互異知明州言者又論其與蘇軾往

還包藏異意非議辟雍奪職奉祠會赦復職宣和元年卒遺文三十卷曰丹陽集

載字天任詩句雅健似李長吉為常州晉陵簿宣和末以宰相薦改官告詞爾載以才見知于元臣謂汝久淹于選調達于朕聽豈限常聞可授承事郎靖康中宰相李綱辟為御營司幹辦公事建炎中詔宰執侍從薦士端明殿學士董耘亦以載應詔皆辭疾不就以壽終蘇頌字子容泉人居丹徒國史有傳在縣之樂亭子十

人嘉京携最知名嘉字景謨弱冠游上庠以靜默自守  
方餘子羣嘲聚議嘉至輒肅然改容熙寧中公試對策  
力言時政之弊直講焦千之顏復皆一時名人得之喜  
擢在首選直講蘇液方事附會袖卷以白執政執政怒  
千之等同列五人皆罪去嘉亦由是罷舉先是英宗即

位父頌知潁州

按頌本集載賀英宗皇帝登極表有云  
一麾在外顧官守之方拘與此書知潁

州可以  
相證

使奉表入賀授試將作監主簿至是遂調亳州

司戶頌知婺州從行過杭蘇公軾時為杭倅公讌外獨

與嘉游累日唱酬盈軸呼以宗弟又以書薦之毫守楊  
繪稱嘉篤學有文而沈靜若愚剛毅不可犯繪亦厚遇  
之中間避親嫌凡再易任後知襄邑丞蔡京提點開封  
府縣鎮公事深相接納一日怒黎驛巡檢樊說使嘉廉  
其過嘉笑曰某宜為人鷹犬者耶京意大沮由是遂絕  
高麗入貢當凝沍之月敲冰進舟中貴人陳衍督役驅  
所在令佐戎服即事嘉獨冠帶坐胡床衍大怒奏嘉慢  
令詔下體量得釋王冲冠京西侵軼畿甸燕順督捕南

向坐而揖客坐東西向嘉望見不謁而出事聞順坐贖  
銅其不畏彊禦類此秩滿引對神宗記太學對策事且  
問樞密承旨張誠一嘉何如人誠一對不知遂不用改  
秩知富陽縣閱月庭無留訟當路交章舉最蘇軾亦云  
富陽之政古循吏無以過元符元年劉贄辟看詳訴理  
除太學博士有旨與寺丞以父為相引嫌下遷太常寺  
簿頌罷始遷太常博士出通判常州坐看詳訴理事停  
任丁內艱服闋復召為宗正丞未赴丁父憂值再立黨

籍不復出任奉祠凡十有八年郡守毛友為郡人蔡子雍  
作墓誌稱嘉春溫雪潔退然長者人也言若不能出諸  
口聞人之過不忍言之亦惡聞之規矩其行不肯一蹈  
繩墨之外所謂和而不同清而能容物蓋其暮年所造  
如此宣和三年致仕靖康元年盡除黨籍召用其人嘉  
已失明矣建炎二年避亂卒于金壇葬上元鄉去茅山  
十里

京字世美以父任為假承務郎授雄州防禦推官監江

寧府稅務王安石聞其所為歎蘇氏之有子辟忠武軍  
節度判官陽翟民相擊殺獄已具而京疑其寃已而得  
真殺人者許人神之改秩知丹陽縣建壽堂於廳事之  
東歲時迎侍往來邑人榮之至今呼曰相公堂邑有練  
湖蓄水以濟漕渠歲久湮塞比歲告旱京因旱募民浚  
湖復度地之宜易置斗門十數以時蓄洩是歲民不知  
饑繼是湖水有餘公私兩便為察訪使孫傑過聽劾去  
丁父憂服除簽書昭慶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武康吏陳

昱犯法令遣吏捕輒殺之尉自往復聚惡少以拒事聞  
下監司合諸縣兵委京督捕京請不煩兵自至武康諭  
其徒曰官所欲得者昱耳爾曹無名速出見我不然且  
併死皆拜手躍出昱遂授首通判沂州一日覽二疎事  
喟然感歎投劾而歸遂不仕政和七年四月終于家葬  
丹陽長岡游酢誌其墓

攜字季升頌之季子頌自濠赴御史臺對陳世儒獄

按頌

本集有到濠謝上表其追述之詞有云累連人言上煩  
詔鞠獄詞既具國憲寧逃又有濠州到任謝二府啟云



豈意吏曹之垂謬致煩詔獄之推窮無由自明分甘重責荷上恩之含垢原所坐之因人止免一官仍除善郡據此則與濠之前頌嘗有對獄之事考此書明云頌自濠赴御史臺是對獄又在到濠以後與謝上表及謝二府啟似異及考宋鄒浩道鄉集有所著頌行狀載頌為京尹時失出祥符令孫純罪有詔鞠治降授秘書監知濠州則謝上表及謝二府啟中所云也行狀于謫濠後又載頌以陳世儒事被劾御史臺自濠赴臺置對則此書中此條所云也二事本不相蒙故先後互異又考頌本集有元豐己未三院東閣詩十首其自序謂予自濠梁赴臺訊鞠與此條正合其十首之一有罷尹一年重置對之句蓋到濠以前及到濠以後其置對者凡再故云重置對是

攜年十三隨至京師僦舍御史府前朝夕

亦一證也

入問起居狀間詣宰相府訴冤事由是得白

按汪藻浮溪集微猷

閣待制蘇公墓誌云丞相自開封尹知濠州赴御史臺  
詔獄公年十三隨至京師僦舍御史府前朝夕入問起  
居狀間衣舉子服訴其誣于待漏院宰相吳正肅王文  
恭見其警敏召至前與語奇之事由是得白可與此書  
證相攜亦以此知名少以父任再轉為武成軍節度推官

按浮溪集蘇公墓誌云公用父任為瀛州防禦推官調  
監澶州河北倉草場秩滿授武成軍節度官與此書所  
稱再轉可以相證有二死囚當論攜不可守怒欲按之攜不為

回二人卒免死

按浮溪集蘇公墓誌云公官武成時行  
縣吏送之郊顧謂吏曰某盜二人于情

于法皆可生胡不讞吏曰諾及歸守迎謂公曰官吏亡  
賴至擅出人于死既曰強盜矣有可憫者乎幸吾二人  
不與也亟治之公曰使舒此獄者某也某當坐耳且為  
言其所以生之狀守大怒將并案公公不為回而二人

卒不父喪服除

按浮溪集蘇公墓誌云秩滿授武成軍節度推官丁內艱免喪監潤州織羅務

會課最改宣德郎以丞相春秋高請閒就養得管當南京鴻慶宮徽宗皇帝立轉通直郎賜緋衣銀魚丞相薨據此則以通直郎丁父喪不以武成軍節度推官與此書詳畧互異以兄嘉入黨籍監究

州東岳廟尋知丹陽縣丞會令闕攝官且二年當高麗

入貢吏並緣為姦所過騷然攜先事為備故使者過而

民不知歲饑行賑濟朝夕親臨民被實惠通判廬州去

郡民相與遮留至於罷市因中丞蔣猷薦為御史臺主

簿三遷為尚書倉部郎中

按浮溪集蘇公墓誌云中丞蔣公薦為御史臺主簿遷光

祿寺丞改大宗正尚書倉部郎中與此書所稱三遷可以互證長貳將請于朝歲漕冬

初至者監司若州縣皆坐之時去裡祀止數十日而漕

至者未半攜持符不下白其長曰符下則坐者無慮數

百人裡祀恩皆格不行無乃已甚乎時人服其長者擢

衛尉光祿少卿

按浮溪集蘇公墓誌云經郊祀恩賜二品服擢衛尉少卿久之移光祿此書不

載賜二品服與墓誌銘詳畧互異

紹興初召赴行在除宗正少卿中書

門下檢正諸房公事知温州皆不拜紹興十年名為太

常少卿翌日除權尚書刑部侍郎少留以疾告老除徽

猷閣待制致仕卒

按浮溪集蘇公墓誌云公卒年七十六時紹興十年正月九日此書稱紹

興十年始召為太常少卿歷刑部侍郎徽猷閣待制中間仍有留拜乞老之事則不以是年正月九日卒也可知然生卒年月墓誌決無謬誤此書紹興十年十字當為傳寫之訛亦葬長岡汪藻撰墓

誌

庠字養直丹陽人其先泉人丞相頌之族庠父堅字伯固  
有詩名文忠公蘇軾過九江堅時為縣主簿多所唱和  
軾和其九日詩有紙落雲煙子患多之句後軾再過  
九江又有詩序云昔在九江與伯固倡和其畧云我夢

扁舟浮震澤雪浪橫江千頃白覺來滿眼是廬山倚天  
無數開青壁昨日又夢伯固豈復與伯固相見於此耶  
今得來書已在南華相待數日矣感歎不已先寄以詩  
詩前四句云扁舟震澤定何時滿眼廬山覺又非春草  
池塘惠連夢上林鴻鴈子卿歸其相與如此晚為建昌  
軍通判致仕卒庠幼嘗一就舉中程以犯諱黜由是悟  
得失有分安貧守道不復事進取堅得任子恩庠弗受  
以屬其子沉酣詩酒寄傲江湖間其為詩頴發語出輒

驚人嘗作清江引云屬玉雙飛水滿塘菰蒲深處浴鴛  
鴦白蘋滿棹歸來晚秋著蘆花一岸霜扁舟繫岸依林  
樾蕭蕭兩鬢吹華髮萬事不理醉復醒常占煙波弄明  
月蘇軾見而奇之手書此詩云使載在太白集中誰復  
疑其非是者乃吾家養直所作自此詩益豪雅游故人  
皆一時名士東湖徐俯尤相厚善曾慥跋其遺文云舊  
聞宗匠推詩匠親見東湖說後湖蓋著其實云紹興三  
年正月俯在樞近薦於上令赴都堂審察辭病不起三

月詔再下令州縣以禮津遣郡遣簽幙及縣令詣門再以疾辭詔旨督促就道庠聞命下即扁舟遠引終莫能致天下士無問識不識皆高其節好事者往往圖其形以相贈遺為之贊頌者不可勝計有得片紙隻字者輒藏去為榮庠雖棄置人間事而見義勇為本其天性其子嘗以錢數百緡買隣人之居以庠出外未告也庠歸而聞哭聲問之其子具以告且言隣姥將遷而哭庠知而惻然亟焚券以屋歸之不復問所酬晚歲頗事養生



之術有道人江觀潮者贈以藥令俟有急服之間數歲得疾幾殆其妻取藥磨以飲之有頃而甦體更康健紹興十七年訪舊於金壇之洮湖醉而吐覺所吐有異疑藥力去矣已而卒魯慥序宋百家詩言其歲旦與家人別且辭隣里翌日東方未明披衣曳杖出門行步如飛妻孥奔走不及蓋傳聞之誤余世家丹陽先君知其死為詳近又從其孫嘉借家傳見其叙得疾洮湖之因甚明而好事者援以實道家神仙之說過矣弟祖可

祖可字正平少以病癩為僧江西人目為癩可徐俯為  
作詩引云伯固每稱余季之才養直數言余弟之美一  
日伯固集客皆文士出詩數首人皆驚歎問誰所作則  
可師也然後知伯固譽兒而非癖養直舉親不避余特  
深知之蓋游及有餘遣言不滯源源而來多多益善自  
為僧居廬山之下登高臨深窮幽極遠北望九江南望  
彭蠡取陰晴之變風雲之會水石林木春秋霜露千變  
萬態皆發於詩其發源也以家學及其成功自建安七

子南朝二謝唐杜甫韋應物柳宗元本朝王荊公蘇子  
瞻黃魯直之妙皆心得而神解餘波所及蒙潤者多近  
歲江南高僧逸民出語可觀皆可之化也俯又嘗為畫  
虎行卒章云只今耆舊無新語尚有廬山病可師其推  
重之如此曾慥嘗從俯誦可之詩如谷口未斜日數峯  
生夕陰霜清羣葉脫盡見山西秋茅簷歌送晚苔徑曲  
邀春皆警策無蔬筍氣在方外衲僧誠不易得但公之  
稱許無乃過乎俯彊辯不可屈

洪擬字成季丹陽人應上庠及選試南宮皆為春秋第一擢紹聖元年進士甲科為忠正軍節度推官辟濠州團練推官捧檄行縣宿禪窟寺聞有僧聚書數千卷誦讀晨夜不休擬識其姦曰是非釋子所為異時必挾此以動衆歸語鍾離令遂出之其後果謀不軌即張懷素人服其先見改秩為邵武軍常州教授入為太學國子博士

按宋史擬官國子博士不載忠正軍節度推官及濠州團練推官當以此書補其闕

以元祐

內舍不為在勢者所引久次學省出為利路提舉學事

就移福建罷歸差通判鄆州再除廣西北路

按宋史本傳作京西

北路與此書所云廣西北路異廣字當為京字之訛

荆南河北東路並提舉學事

召為監察御史遷殿中御史在福建時以闕學門事為

知邵武軍柳庭俊所奏罷任久閒其後柳為侍從擬為

御史一以誠待之無幾徵見於顏面柳後歷典名藩每

對人自愧前事而服其容德京西月給七十萬錢據舊

籍取其半會廢京西鐵錢郡以擬俸入鐵鏹殆半遣僚

屬獻議易之官庫擬不可曰吾寧棄不用不可以私紊

公凡所居月得廩粟亦必概量而後入其清謹如此周旋三院首尾六年時王黼蔡京更用事京且復相以擬不為黼所用意且附已使人微撼之擬笑曰唯之與阿何以相遠吾知中立而已京怒送吏部出知信陽軍未赴改海州代歸奉其母居郡城以供甘旨會趙萬之變郡不能禦時母年八十九奉之以匿民間夜遇風雨則以身覆之再為賊所及守死不去賊感其義竟母子俱全高宗駐驛維揚召為秘書少監以母喪不赴服除名

為起居郎執政李回富直柔等以李成兵盛呂頤浩不能克請親御六師移蹕饒信間以逼之乃詔江湖川廣所輸上供悉寄椿信上擬謂捨四通五達之都而趨偏方下邑非所以示恢復形勢上疏極論議以是寢

按宋史本

傳載擬諫阻高宗駐蹕饒信事在遷中書舍人之後此書載在前與宋史本傳異

遷中書舍人

詔臺諫侍從條上弭盜之術擬言兵興累年饋餉悉出於民無屋而責屋稅無丁而責丁稅不時之須無名之歛殆無虛日民所以去而為盜今閩中之盜不可急急

則變益大宜講所以消之江表之盜不可緩緩則勢益張宜求所以滅之又謂豐財者政事之本節用又豐財之本以之屏盜以之却敵無不可者上皆然之尋除給事中兼侍讀遷吏部尚書丐外以龍圖閣待制知溫州宣撫使孟庾總大軍討閩寇道永嘉擬以庾逗留趣庾赴援庾怒乃於饋餼外責以犒師云犒已即行擬初以捕寇非本州事故不為備庾言甫脫口衆即隨擬入州言語訥訥擬亟借封椿錢用之事已自劾上嘉其識變



詔書憫勞仍進一秩明年復召為禮部尚書兼權吏部  
南渡草創一時禮文多所訂正省部條例出於省記吏  
緣為姦至是修七司勅令擬實總之凡所更定衆論惟  
允事經郎曹多有曲筆長貳相承不復可否擬悉裁處  
其中是年淮甸再擾問攻守之策擬對國勢未固將士  
未練財用未裕可以言守未可以言戰戰守之備要在  
去冗食節浮費時以為當三年秋以地震求直言上疏  
歷詆政事之偏謂非所以下順民心上答天變於是執

政切齒即上章丐閒遂以徽猷閣直學士奉祠九年再  
知温州既到任復以前職奉祠紹興乙丑三月卒年七  
十五初以避地居台之寧海因家焉謚文憲姪興祖  
興祖字慶善政和八年擢進士第賜上舍出身主陳州  
商水簿試中教官除汾州教授改越州未赴攝太學博  
士丐便親除湖州司士曹用薦者改秩就除州學教授  
俄拜太常博士丁父憂服除召試館職除祕書省正字  
遷著作郎尚書駕部員外郎半歲三遷人以為榮會地

震求言以所言切直與擬俱罷丐祠除知廣德軍所隸  
二邑田多高仰常以旱告興祖既至即相原隰量遠近  
興陂塘六百三十有四歲以屢豐郡有張王祠每歲夏  
五月椎牛乞靈殆傾城邑興祖躬禱於神代以他供而  
申屠牛之禁俗以是革秩滿奉祠除江東提刑罷任久  
之猶坐涇縣魔寇竊發鏹二秩知饒州以母憂不赴知  
真州時兵荒之餘民不復治南畝上疏請除田租一年  
以勸耕者既得請而游惰未盡復則請更除明年田租

由是襁負相屬耕耨以時墾荒田至七萬餘畝會浙右  
饑相携就食者不可勝計秩滿再知饒州舊例民有婚  
葬官抑使市酒吏緣為姦小不慊有破家者民不堪則  
寧因循不舉興祖知之下車即弛其禁於是同日婚葬  
者至數百家其他政多可紀丐祠得請民欲其留列治  
狀以叩外臺者日數千人外臺以聞詔令復任未幾昭  
州之命下初紹興十七年秦檜當國興祖見之私第坐  
間論乾坤二卦至坤上六陰疑於陽必戰興祖謂陰終

不可勝陽猶臣終不可勝君嫌於無陽惡夫干正者檜  
以為譏已大怒謂興祖曰前輩自有成說今後不須著  
書聞者知其必重得罪而興祖自視無愧處之恬然

按宋

史本傳不載興祖與檜論乾坤  
二卦事可以據是書補其闕

後知真州因程瑀解論

語求興祖為序序引瑀解夫子戈不射宿以為聖人不  
陰中物又取瑀發明聖人忠厚之言所謂不使大臣怨  
乎不以者表而稱之以為讀至於此使人流涕後七年  
京西運判魏安行鏤版檜見之疑瑀興祖借周孔議已

令王珉上言謂瑀不可取聖人之言肆加臆說興祖不合為序乞重作行遣檜以珉疏論興祖不力令董德元再論序中感發夫子之一弋流涕周公之四言果何等語送刑部定法緣法無所坐故刑部長貳韓仲通等直

擬編管韶州至韶半年卒

按宋史本傳但云興祖坐作程瑀論語解序語涉怨望編

管韶州以此書證之乃為詳盡

興祖經學明甚議者謂其早以此名譽

晚以此賈竒禍更化之後其子上書訟冤始加卹典平生論著最多有春秋本旨二十卷周易義二十卷古易

考異十卷古今易總志三卷論語說十卷左氏通解十卷孝經序讚一卷聖賢眼目一卷補注楚詞十七卷韓文辨證年譜各一卷注黃庭內外經二卷編次闕里譜齋一卷其說論語注楚辭近世侍講朱熹多採用之從兄造

造字彥襲擢政和戊戌上舍第授歙州黟縣尉方臘起睦州連陷郡縣睦距黟為近造與蘄門尉王季淵分據險阻造據狹原嶺寇至輒獲而來者相繼懼不能免則

以書遺其家使間道奉親以歸而身當其衝賊知不可破乃引兵三千攻季淵所據安坑嶺季淵遁走造不得已獨引所率與賊相持賊不敢逼會假守不察以安坑失守為造罪遂繫之而遣他將拒戰賊大喜他將旋敗明日賊入城首出公於獄擊殺之曰是復能拒戰否聞者泣下賊平弟連始得其事於黥之故吏輿魄歸葬而訴于朝宣和六年冬誥故迪功郎洪造夫士有忘身殉國而功弗白於當世者朕悼之乃交言爾以寡擊衆勢



不屈歸從吏訖卒殲賊手有司驗實如章是用贈以通  
籍之秩而祿其子庶幾明爾忠憤之志而天下忘身殉  
國之士亦可以少伸矣毅魂有知歆茲無數可特贈通  
直郎與一子將仕郎